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七之三十一

藝文
文

ル 5
3047
15



門ル 6
號 3000
卷 15

門ル 6
號 2300
卷 15

門ル 5
號 3047
卷 15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七



無錫縣城記

王其勤

粵惟聖天子御宇之三十有三載歲在甲寅某忝辱綬章承乏重土時海事叢棘倭夷之變層出疊見為患頗剝於牀膚矣惟茲巡撫草亭彭公巡按聯泉孫公督糧見海翁公兵備復菴任公大府前宗金公每見深以縣城傾圮為慮臨察則屬某葺之某惟版築重役自揣淺劣惶然莫可承仰乃集邑中耆宿相與摧之幸茲詢謀僉同乃冒毀攄

昭和九年
六月十八日
印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慮惟圖厥成於仲春九日約以始期而告畢者孟夏二十日也嗚呼創議協謀儲財輸用自當道始監督促限嚴制峻法以處初怠馭駕從容則終以安妥某竊與有力焉至於慨然舉義殫財助役是則有殷憂保障之情凡我良眾未假筭扑相與體念之功也傳云恃陋不備罪之大者備禦不虞善之大者罪固不敢自懼若盡云某之善是掠美孰甚焉某思財與力皆人必自斫者情也各既自奪其情是非能制情者弗克也某不敢沒人善矧善皆可傳者乎茲用刻石以揚其義云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
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鬻鬻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臠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憂之

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行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分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藉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樁瘞給各有差畧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疏人眾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樁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惟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興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後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尙益推

之而及乎彼也哉

遂初堂記

歸有光

宋九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匾賜之在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蹟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匾以書求余記之案興公嘗隱於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途違其所好至爲桓溫所譏文簡公厯事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元祐治平之時歐陽公登位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

病恍惚宮闈戚畹干與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
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
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
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
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型而讀予之言其亦
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寶界山居記

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沒於波濤之間以百
數重崖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
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
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潏潏瀕洞沈
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
州固無也故凡犇涌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
錫山南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
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早歲棄官而其子汝明始登第亦
告歸父子並隱山中日夕以詩畫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
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
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
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
川別墅因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

減華子岡歆湖之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壒之外而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則其於一切世紛若太空浮雲曾不足入其胸次矣何可及哉異時攷論其事當爲作王真兩龔傳摩詰不足以方之矣

首建三公生祠記

華察

三公者巡撫蘇松監察御史武安孫公督糧蘇松山東布政使司右參餘姚翁公吾錫知縣松滋王公也三公遺愛在錫豈獨一鄉思之而生祠之建乃自延祥始何也其民好義爲諸鄉先也錫之鄉凡二十有二其間中人以上之家有田者多無糧中人以下之家有糧者反無田立法之始豈固然哉蓋法久弊生區總里書飛詭灑派日剝月削積而至於不可勝算豪強兼并又從而虎噬蠶食坐享無糧之利而推其害於人有司催科不求其原惟事敲扑流血刻骨歲復一歲閭閻之下富者貧居者窟生者死彼龔斷之徒方且瘠人以自肥求逞其無厭之欲而不已此數窮理極人怨神怒田之不可不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顧欲丈者力不能行而不欲丈者其力能沮自非上之人有豪傑非常之才卓然特立之操志在濟物不畏強禦者孰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肯以身任事與有力者抗哉若三公者固其人也而又同時下車有事茲土謂非千載之奇遇百姓之大幸歟於是延祥之民合眾倡義裹糧走京師伏闕下仰天號呼極言其狀天子憐之乃以其事下之御史御史曰民病一至此哉吾知有法耳乃檄參政使亟行參政曰吾職也田之不清糧安從出乃斷然力主其議而使縣官親其勞縣官曰是誠在我民病之不去吾何以父母爲哉乃早夜以思訪求故事白之二公設總耆民十人區耆民五十有二人圖正弓手算手各四百十有四人計一縣之田凡若干畝下令區耆民各率圖正等刻日齊丈總耆民籍記其數時時覺察而縣官出其不意躬自覆丈使不得夤緣爲姦上下程督協力一心皇皇然如解倒懸如救焚拯溺如沈疴在體惟恐不去彼有力者陽攻陰伐倏忽萬狀而三公者毅然不爲之動撓之愈甚持之愈堅文移使者相望於道有力者知志不可奪乃謀奪其權王公中奇禍幾不免翁公假他事革去孫公尋亦代還將謂其計必行事可中廢而三公者蚤見豫定魚鱗有圖坵段有冊耳目昭昭井然不可亂矣於是覈出無糧之田一十六萬餘畝剗去無田之糧七千餘石失業者免追呼之患掌賦者道傾家之處積逋者脫纒縶之苦流亡者遂首邱之願雖向之專利者若

年全金田縣志卷三十一
扼其吭而奪之食不能無憾於其間而小民欣然更生頌
聲載道蓋四年於茲矣然孫公尙爲御史不得遷翁公始
復出爲按察使王公亦僅得爲南京戶部主事嗚呼是無
怪乎勇於任事者之不多見也頃因王公之去延祥之民
重有感焉乃卽鵞湖之濱建生祠列三公像作遺愛堂歲
時瞻拜作致齋所孫公名慎號聯泉作思泉亭翁公名大
立號見海作學海書院王公名其勤號少月作望月樓廟
貌孔嚴垂休百世主以羽流崇奉香火作衍慶道院經理
其事者鄉之人華察也因書於石以俟諸鄉之民庶幾有
聞風而興起者其不意浪自茲文封不歸登錄

延祥鄉役田記

王世貞

今天下財賦獨江南最大江南常州部邑獨無錫最大無
錫諸區又獨南延最大其長賦者又最勦區之田可十餘
萬畝無他姓皆華氏田而嘉靖閒華之老有遊大人者與
余遇燕中云屬當長歲賦矣諸大人有右我爲請郡邑得
省無名徭若干然度其費不千金不止也問所以費狀則
曰苦虛糧問所以虛糧狀則曰區之人積逋而貧者廢箸
而鬻于他區豪豪取其穫而遺其賦以責田主度不給則
跳匿長賦者不能跡田主所又不敢問豪取賦歲歲爲代
償不給則亦跳蓋久之而至不能跡田與豪所亡論田主

矣余既已心識其言而會學士鴻山華公致其事歸公故
延祥人乃歎曰奈何以吾宦達食吾鄉豐而瘠其餘哉乃
倡爲役田家及役者出百畝之三畝不及役者五畝進士
不應役而稍優之如役者三畝鄉進士殺不及役者一于
是公之兄弟當出田共八百畝以先諸華通出田二千四
百畝得米若干石麥若干石以歲助虛糧及收運之費長
賦者稍稍寬矣而公又曰是尙未可繼也奈何瘠吾鄉以
肥他區豪乎而公門人翁公孺參以參政至乃具疏請于
朝下御史御史下翁公翁公下邑王令其勤明度畝計他
匿豪不得復匿糧其糧存者田與俱歸田往者糧亦俱往
蓋無錫之虛糧八千石而延祥獨得二千石長賦者業益
寬而公又以子叔陽成進士捐腴田且百畝以輔其瘠者
而公又謂諸田散佃不易收也俾易價更置田如其數卽
不得託消落故有所廢損而公又令易米麥而銀米石爲
銀四銀麥石三銀之半以爲程穀貴則有餘鏹旁斥產益
羨葺世墓贍貧族婚喪于是乎取給蓋三十年而延祥之
華非有大故毋廢箸外徙者不佞蓋少時間大父輩言成
化宏治閒鄉賦三老鮮衣怒馬平亭里訟庾釜之羨多挾
以起家至不慕好爲吏此無他田歲入恆饒而官取恆儉
故也今縱不能復故奈何日削損其饒而靡之使同于部

無錫金園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九
屋蓋東南者國根本也富民者東南所恃以雄者也今縣官幸稍稍減中外資吏奉爲廉平無非時不經之額矣藉令他區悉如延祥他州邑又悉如無錫歲計之十稔而後餘糧有不棲畝哉不佞公門人獲一再游公鄉而竊觀華之室多潤者不至如燕中所聞異之間于公而得其說公謂不佞子爲我記將樹之豐碑以戒夫後之嗣延祥後者公名察字子潛鴻山其別號嘗爲德于國未竟歸而爲德於鄉此亦其一也

遊黃園記

王世貞

惠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二里至山門而窮山之泉爲汲者割其清餘浸渺瀰如建瓴而下東入秦黃諸園而黃氏爲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搢業八十餘搆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復得旁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堂後枕方池敗荷衰落舊嘗畜金魚百數十頭大者至尺許今皆稱烏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故時麗壯而啟北窗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客之從游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余出榼酒彘肉而勞之時華太學露治具於王氏園以待西北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廊得一扉則古木數十章修竹彌漫有亭有榭流水穿石芙蓉渺渺

履屐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嘯鴉爭其杪亦成
嫵媚復爲華所強戀戀而別余過之至是三矣其室愈敞
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
且老憊而金魚者亦烏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
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

遊王園記

王世貞

出黃光祿園則微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輦抵岸而門
翼然稍人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
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爲廣庭頗亦有卉樹峯石之
類樓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敞高爽左折而上
爲山有亭樹峯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遊者必僂僂然猶
慮觸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出龍口灌
池中砰銅磬砒晝夜不絕聲其聲不以旱潦爲大小魚得
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陟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搆
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崖亦壯麗臺半露雕欄畫楹三
周衛之蓋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啟竇而
入爲庵修可數十武衡半之皆壘赤石爲小澗凡十餘曲
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淡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
元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
取泉之自惠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別構一精舍分泉

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琴瑟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日暝乃別此園故屬談參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鄉進士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麗在黃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此園於山色得其三垂而黃園僅當一面又所引惠山泉此園遇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黃園則無之耳嗟乎使吾弁中有真山一卷泉一勺所謂新婦得配參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閩江吳氏義田記

申時行

蓋先王之教民以義也則莫如收族收族之宗及乎食采受氏之家而止其法不頒於鄉然而人知悃睦俗化至淳者何也在周禮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爲之國比之法辨其可任與施舍者而均其力政爲之委積而調其艱阨其以煦嫗一鄉之人勤而字之如其家也擁護孚翼惟恐傷之如其身也族是以聚焉而不分人是以有恆業財用相灌輸而情相縻繫故先王施政不出鄉而眾著於合族之義矣王道廢鄉之教戒禁令舉失其職相保相受之法不足維其渙相調相恤之惠不足固其存則有藜藿不厭操瓢而爲溝中之瘠者使人易亡其業而輕去其鄉夫安

得聚族而食之自聚族之難而人始益私其族卽有施子振業罕有推而及乎族之外者嗟乎古之爲其鄉與爲其族也上無擇仁而下不自名其義是公之也而後世別族於鄉人自爲施家自爲養同閭而秦越之則又私之也斯亦古今之變然與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居今之世有能推先王之法厚恤其鄉以庇其族者是亦三代之道而已矣吾師澤峯先生爲錫山著族錫於江南爲壯縣縣以時徵賦於鄉率名召其鄉之高貲著姓若仕宦者之子孫使爲之長長賦之家率不勝病先生恆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役不再三而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寒飢而衣食之異時且復受役與閭井俱敝是空吾族也韓之不存毛將安傳吾爲德於族盍亦爲德於鄉庶兩有濟乎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予貧民外歲入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族人族之貧者癯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爲博士諸生者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貸別儲麥三百以待凶札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昇族之媿睦有行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爲義莊顏其堂爲願濟曰所以志也已而告其門

人時行使爲記之行觀近世所稱義田則猶別族於鄉者而先生獨深慮其族之所不堪而急其鄉之所甚病施舍調恤之惠以漑於鄉縻繫灌輸之法以聯其族世世相保垂利無窮非所謂三代之道公其義而不私者與先生雖不獲大用然推是足以知先生之所存矣行故著其大都以示先生之子孫俾守義無替且以告夫吏茲土者使矜式焉先生姓吳氏名某仕爲太子諭德歸老於家稱鄉先生云

河渠說

唐鶴徵

無錫於運河之南則接武進界曰雙牌東引運河至神護鄉入陽湖港於運河北則接江陰界曰墓塘港在縣北興道鄉自咸塘西爲鄒祁河至興寧界口名墓塘尖爲墓塘港行二里許與西瓜瀆會接江陰界雙牌之東曰直湖港在青城鄉東引運河西入志公港西會北陽湖亦至神護鄉又至富安鄉入於震澤直湖之東曰花渡港東引運河西北入直湖又東曰雙河引運河過錢橋越布政鄉貫直湖港南下震澤無錫由郡城至宜興水道二百餘里自雙河取道花渡百四十里可至宜興矣蓋二縣皆在郡南故也自雙牌以下四港相去不遠故或會於直湖或會於陽湖皆由惠山之西以入震澤者惠山之泉聚爲梁溪北入

運河遶惠山自開原數里過仙女墩折而西南行分而爲二東曰大渲港西曰小渲港中隔平壤相去五里許南行十餘里會於青祁澮稍南爲長廣溪長三十里廣里許受揚名開化諸山之水北合五里湖南合洪邱澮併青祁澮則赤城溪新安溪唐干澮無不會矣而後入於震澤蠡湖凡八十五里謂之孟瀆亦謂之蠡瀆東接運河西合梁墓涇南行十餘里至蠡湖南入赤城溪自蠡口分流而行已入唐干澮矣况東葑瀆在縣西二十里已引運河西入蠡瀆乎則是錫邑之水南下蘇州者不能三分之一而西趨震澤者十分之七矣去城北二里一閘口河舊從五瀆口來宣德間始鑿之由顧城南至蔡家渡分而爲二其一循城而東越景雲至梅里舊作李非鄉而入於伯瀆其一東流越膠山鄉而與宅仁鄉新河北接江陰俗謂之南北興塘河無錫之水自邑東而延於西南莫長於此者幾繞四境而遍之矣余徐察之宅仁與張涇一帶乃無錫所稱高阜水無逆上之理北興塘當受江陰之流而入南興塘者人自邑出適據其中故以分而爲二不知其高下必有分矣其咸塘嚴埭張塘大都在縣東北盤旋分合於興寧天授間而接江陰之流者爲多鴨城河在縣城東梅里鄉分自運河至景雲出江陂橋越梅里上福至延祥而止在景雲者

爲王莊橋河江陂河在梅里者爲新塘河爲鴨城河在上
福者爲信義瀆爲杜家河亦名太平橋河至延祥鄉蓄爲
謝蕩引流至甘露分而爲二過濠橋一由月河皆東至濠
湖卽俗所稱鶩肫蕩也其破塘潭塘斷塘橫塘皆在縣之
東破塘則自鴨城分流越泰伯而入蠡湖潭塘則自鴨城
分流北行爲劉家河截興塘新河接斷塘則太平之別脈
南至延祥入於濠湖橫塘則信義瀆之旁注於北者東貫
走馬塘爲芙蓉塘河至懷仁鄉爲盛塘河入常熟界大都
天下之物恆爭於其所不足而樂於其所有餘洛社以北
疏浚竭人力而不敢告勞洛社以南則運河未嘗告涇有
餘不足之明驗也十里之間水之有餘不足頓異豈無錫
受江陰之流獨多耶抑無錫之低下幾與震澤平耶不獨
橫浦獨山吳塘諸門與湖灌輸而開原富安新安開化揚
名歷五鄉九十五里處處與湖通而水反有餘非以其平
故耶昔人以邊江諸閘爲瀉內地之水郡倅姚公獨以爲
納江洋之流皆不覩潮汐之故高下之形者也江南之高
下原不相懸江湖之來至以尋丈數日不雨深流或至膠
舟浹旬而霖平原苦於沈窳則知內地旱江湖必能遠入
內地澇則諸港必能速瀉雖震澤主於滙亦能內灌以濟
旱況於江乎西風可以決湖水而東流東風可以決湖水

而西流況水之有旱澇乎察此可以知蓄洩矣

寄暢園記

王穉登

寄暢園者梁溪秦中丞舜峯公別墅也在惠山之麓環惠山而園者若棋布然莫不以泉勝得泉之多少與取泉之工拙園由此甲乙秦公之園得泉多而取泉又工故其勝遂出諸園上園之舊名曰鳳谷行窩蓋創自其先端敏公一轉而屬方伯再轉而屬中丞公皆端敏族裔也中丞公既罷楚開府歸日夕徜徉於此經營位置羅山谷於胸中猶馬新息聚米然而後畚鍤斧斤陶冶丹堊之役畢舉凡幾易伏臘而後成闢其戶北嚮署曰寄暢寄暢者用王內史詩園所由名云折而西爲扉曰清響孟襄陽詩竹露滴清響扉之內皆篔簹也下爲大陂可十畝青雀之舳蜻蛉之舸載酒捕魚往來柳烟桃雨間爛若繡纈故名錦滙漪惠泉支流所注也長廊映竹臨池踰數百武曰清籟籟盡處爲梁屋其上中稍高曰知魚檻漆園司馬書中語循橋而南復爲廊長倍清籟古藤壽木蔭之云鬱盤廊接書齋齋所嚮清曠白雲青靄乍隱乍出齋故題霞蔚也廊東嚮得月最早顏其中楹爲先月榭其東南重屋三層浮出林杪名凌虛閣水瞰畫槩陸覽綵輿舞袞歌扇娛耳駘目無不盡納檻中閣之南循牆行入門石梁跨澗而登曰卧雲

堂東山高枕蒼生望爲霖雨者乎右通小樓樓下池一泓
卽惠山寺門阿耨水其前古木森沈登之可數寺中遊人
曰鄰梵鄰梵西北長松峨峨數樹離立箕踞室面之王中
允絕句詩也旁爲舍貞齋階下一松亭亭孤映旣容貞白
卧聽又堪淵明獨撫松根片石玲瓏可當贊皇園中醒酒
物主人每來盤桓於此出舍貞地坡陀壘石而上爲高棟
曰鶴巢亦王中允詩語閣東有門入曰栖元堂堂前層石
爲臺種牡丹數十本花時中丞公燕余於此紅紫爛然如
金谷何必錦繡步障哉堂後石壁倚牆立牆外有張祐題
詩處茫然千古滄耶桑耶漫不可考矣出堂之北地隆然
如邱可羅數十胡牀披雲嘯月高視塵壒之外曰爽臺臺
下泉自石隙瀉沼中聲琮琤中琴瑟臨以屋曰小憩拾級
而上亭翼然峭蒨青葱間者爲懸淙引懸淙之流贅爲曲
澗茂林在上清泉在下奇峯秀石含霧出雲於焉修禊於
焉浮杯使蘭亭不能獨勝曲澗水奔赴錦匯曰飛泉若出
峽春流盤渦飛沫而後汪然渟然矣西疊石爲洞水遶之
栽桃數十株悠然有武陵間想飛泉之許曲梁卧波面如
連蜷雌蜺以趨涵碧亭亭在水中央也涵碧之西樓巋然
隱清樾中曰環翠登此則園之高臺曲池長廊複室美石
嘉樹徑迷花亭醉月者靡不呈祥獻秀洩秘露奇厯厯在

掌而園之勝畢矣大要茲園之勝在背山臨流如仲長公
理所云故其最在泉其次石次竹木花藥果蔬又次堂榭
樓臺池籩而淙而澗而水而漚則得泉之多而工於爲泉
者耶匪山泉曷出乎山乃兼之矣夫園之麗茲山者不知
凡幾家歷幾世更幾姓如昔平泉金谷之比不翅傳舍逆
旅若耳且也主人振纓馳轂勤勞王事終其身不一窺按
圖問監奴此某亭此某堂此某樓閣池臺耶青鋪不圯朱
扉不生苔倉琅根無恙可下歲鞋之鎖乎無使游者闌出
入撲吾樹頭梨棗折砌上花捕池中魴鯉也更幾十年然
後歸歸而龍鍾以老濟勝無具不能出五步之內矣此不
邯鄲華胥之夢且幻與秦之先自五先生迄今詩書軒冕
相蟬聯由端敏而方伯而中丞園之主雖三易矣然不易
秦也秦不易卽主不易耳中丞爲讒人所螫中歲解官園
成日涉其中婆娑泉石嘯傲烟霞棄軒冕卧松雲趣園丁
抱甕童子治棋局酒槍而已其得於園者不已侈乎客乃
謂方今東師雖罷朝政如秋荼也者以中丞公之雄材大
略又富於春秋不登三事九列徒令雲卧一邱疏泉藝石
消其胸中硯礪卽縣官奚賴焉余謝客曰子言在用世非
寄暢之旨也姑置勿論

愚公谷記略

華淑

第二泉折而南至春申澗第一曲愚公別墅在焉入門數折爲天鈞堂小山前帶清池後瀦喬柯千尺與海棠梅杏之屬點綴青苔白石間天然大雅堂左修廊一曲題曰茂林修竹廊盡登假山過石公墮履處得塢照亭亭界兩山間大塊一碧過亭穿絳雪撩入葯房黃房瘦影榭始青閣幽香美靚類閨閣間物度廣墀臨流面山爲菩提場中有畏佳樓九蓮臺七徵齋六通楹皆奉大士居名衲具有幡幢纓絡鐘鼓唎鐸軍持蓮漏之屬又儼然一旃檀林也場前方塘畝許小亭臨澗顏曰澌澌泉流衝決此其始波云復由塢照亭出匏葉廊爲玉堦亭折而東疊石爲橋跨橋爲屋從橋直下沿水長堤叢篁夾岸迤邐至青羊野山中大樹五百年化爲青羊槎朽老木或適當其候耶俯青羊野爲坐飛臺臺畔一屋撐峙於寒泉石壁間仍下臺穿堤過橋入小門爲石語齋上爲仙的樓樓後爲蕉鹿齋爲膏夏堂植牡丹百本可使雒陽失色自此至語花窠層巖登四照關亭臺沼泚林烟嵐靄一望盡收折而下爲金薤堂厯菴畫廊爲蔚藍堂愚公每挾青衣於此度曲香塵響屨人人絕唱嵇公去後廣陵散絕矣烟鬢洞長廊落落潛通谷之內苑崇樓數匝玉鏤金鋪別有洞天福地晚妝望幸又不知幾何年矣樓前通隱堂則爲谷中之廳事自此遂

達前巷朱樓對映左曰繡嶂街右曰名泉里

東林書院依庸堂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諸君子某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構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余爲記余惟庸義有二庸恆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凋三光包萬彙綏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恆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隋珠和璧者終朝枵腹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豔山龍火藻者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蔽體也千奇萬怪洞心賊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是故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稚至老死無異無異卽庸也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兄友弟恭或自少或自壯以至於老死亦無異無異卽庸也或曰中庸有三達德九經三重之目諳諳詳摯一庸烏足以概之曰庸斯知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爲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爲九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烏足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庸者何性也聖人順性而行賢人守此性不失眾人則迷此性而牾亡之今諸君子皆卓然見性能以賢人而學聖人之學然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無亦有所悔焉耶曰悔者心有所係

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遜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夫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蓋以不知知以不識識指深且遠非真依乎中庸者其孰能與於此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無疑之域尙遠敢曰不悔諸君子其尙自信而自知之乎余爲之記并繫以銘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旣遠隱怪是姦繫我顧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罔或不慤顏曰依庸義包元邈灑掃應對卽聖卽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下學上達厥惟聖人登斯堂者顧名思義匪鏃且厲胡成偉器從茲豎立慎獨立志

重建忠佑廟碑記

嚴一鵬

忠佑廟者祀隋大司徒陳公也公諱杲仁字世威其先自潁川徙毘陵漢太邱長仲弓十七世孫父元渙官嶺南道採訪使公生於梁太清己巳三月五日有異表八歲能文章十八登朝陳武帝爲公從祖與語大奇之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使有殊績及後主遜位於隋公亟上印綬隋高祖累詔不起悉散家貲杜門掃軌孝養母夫人終其天年繼母病割股以進病已事聞於朝旌之煬帝幸江都羣盜蜂起時共推公雄略強公受詔討賊平長白山寇

宥諸脅從全活甚眾授秉義尉累官朝請大夫大業九年
平樂伯通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平婁世幹召拜大司
徒賜宮女二十人廐馬五騎粟千斛帛五百匹公力辭不
允盡以粟帛分士卒當是時沈法興謀據常州結賊帥李
子通屯江北爲聲援公故娶法興女法興憚公威名不敢
發至唐武德三年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疾篤致公問疾
酖之中毒薨公既薨法興縱兵爲逆人見公從雲中發矢
斃之賊眾潰散唐主嗟異以世推公有忠孝文武信義謀
辯八絕之目詔徵其實父老奏上因命立祠以祀廟在今
毘陵清秀坊卽公故第兵仗庫也白唐歷五代數著靈異
加封號有差至南唐保大間陰祐柴克宏破周師冊爲武
烈帝皇明洪武初題木主曰隋大司徒陳公之神敕有司
祀以少牢著爲令公重名義殉臣節以死今稱以舊爵從
公志也錫人慕公義亦祀公如毘陵宋宣和中廟燬於兵
燹洪武初羽士常月泉再建宣德二年復災鄭守柔等相
繼修復成化初邑人錢孟清購廟旁民居以廣其址暢侯
子實復命增治堂宇詳見邵文莊公記數十年來又漸圯
壞秦中丞舜峯葺而新之萬曆戊午冬又厄於火余與高
忠憲存之世居其里藉神之庇因各捐貲爲同志倡又請
之郡邑長募之邑中樂施者貲稍集命太常司樂郁崇素

真人府贊教九肇隆董其事鳩工聚材構殿三楹恢於舊制正門臯門皆鼎新其式門左右各置丙舍爲醮祀者更衣受胙之所乃工半就而忠憲公謝世於是馬孝廉君闇奉其尊人博士公命殫力經營始克成之登臺階飾繚垣雕楹畫栱磊砢相扶庶幾有以妥明神矣功竣於天啟四年五月又數年而郁九兩道士請勒其事因紀歲月且爲之頌頌曰

於維司徒爲時瑞符英風偉略炳於三吳天演國華其勤王家遭家不造抗志烟霞散貨潔身剜肉療母秉德全貞獨有千古出平禍亂以濟蒼生文昭經緯武叱風霆功懋弗居賞懋弗儲蝨賊鴟張爲國驅除斗牛之墟惟公坐鎮大義滅親潛消逆釁胡彼無良肆其毒謀孤忠九原浩氣千秋歿爲明神一矢殄寇更歷累朝實惟公佑曰帝曰王世加封爵仍公舊官公名彌燦龍山峨峨溪水湯湯毘陵之東亦惟公鄉翼翼其廟邦人所作風馬雲旗高祀有恪人登壽域歲獲豐美於萬斯年祐我桑梓

重修二泉書院記

顧憲成

吾邑文莊鄉先生建書院於惠山之麓先生歿屬嗣子蔭生煦女夫浙江東陽縣丞秦汶共守之肖像其中歲時瞻禮煦歿嗣勳歿不復能守汶子太學榛益併其半之三

榛歿屬季子焯得盡併而專守之無何將爲豪右所奪伯子茂才秋請以身任址不竟廢觀察虛臺蔡公過而喟然謀諸邑侯林公新之遂捐鍰金檄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責成邵氏而書院獨責之秦向有成議也茂才君慨然起曰是實在我若之何其獨勤當路乃躬爲經理佐以家貲百餘緡自丁未秋七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訖事規制備具頓還舊觀因語余曰秋也不敢忘文莊敢忘蔡公子其記之余憶往者高存之輯先生年譜有問先生何以無後未及對今請申其說竊以爲先生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何者世人之所爲後有待而先生之所爲後無待也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誠心質行表裏矚如貧賤不爲移富貴不爲淫威武不爲屈能立德矣由釋褐以至懸車所在惠澤洽焉教化行焉風紀肅焉典刑樹焉上獲下信闇而彌章能立功矣簡端錄寤寐聖賢闡性命之精蘊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權衡能立言矣至於今流風餘韻宛然如在兒童走卒無不知有先生者是先生之所爲不朽卽先生之所爲後也余少時聞某省有某督學行部至某縣閱諸生籍見呂姓者甚多於其入謁命之曰孰是呂蒙正之後列左孰是呂惠卿之後列右一時俱趨左無右者督學歎曰蒙正

有後惠卿無後斯言良可味然而爲斯言者猶有待也先生則無待也茂才君又言先生嘗於中建李忠定公祠以志尙德之思今亦并加重葺庶幾先生時時陟降其間卽忠定不孤耳予謹其言作曰信矣先生之於忠定也其猶蔡公之於先生也而今而往爲忠定者無窮則爲先生者亦無窮矣故曰先生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也君以爲何如茂才君曰而今而知後之時義大也請質諸蔡公公名獻臣同安人其爲政也敦尙風教林侯名宰漳浦人法得附書

宋鄒忠公祠堂記

高攀龍

忠公居晉陵故祀晉陵惠山何以有公祠也公之弟進士至遠公始居無錫至遠公十六世孫提學愚公旣築園惠山復追念祖德構祠泉上未落成而公卒公之子始祀忠公奉至遠公與愚公配於是惠山有忠公祠鄒氏之賢者期楨等謁予記其事余惟記其祠者必表其人公立朝氣節彪炳天壤無俟余之表章余獨欲窺公當年所以蒙難貞志坦然於屯亨夷險而不一者是遵何道也公之言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慎獨公之所謂慎獨蓋超然有悟於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真非如他人得其郭廓之近似者而

已吾於是而知公之所以爲公也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他日又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聖人所
息息相保心心相符者惟天也天不變則道不變世之常
變固不得而變之今人日見太虛浩浩而執其妄心以爲
心乃指其見者曰虛空若與我不相屬者然不知虛空者
卽天之貫於人妄心者卽人之隔於天學者用力久而妄
心脫落虛體全彰我與天一物矣妄心者一刻萬變天者
萬古如斯無生死之變況於區區亨屯夷險乎古之忠臣
孝子吾不知其於聖人之道如何要之忠孝則無妄無妄
則天通人試自反果不獲罪於天其心浩然無涯非天而
何甯可舍是而謂蒼蒼者之非此物耶然則公之履險如
夷處終如始至於今英爽洋洋於上下左右者非此物也
耶公之慎獨蓋慎諸此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能千古者也
吾邑有公祠九龍若增而輝二泉若增而旨公之祠與茲
山終天地而不朽愚公之味於茲山者淡矣爲德於茲山
之人久矣其與至遠公同配享公而永永不朽也宜哉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卽不幸而死其一念自
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
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

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卽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盜缶之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大小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梃出擊之敗死城西之壕覘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卽其死所祀之簫鼓續紛遂爲淫祠余旣與邑之紳衿建松滋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虞其有繼至者獸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祠乃自捐資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淫祀之祠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醴醕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卽不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歡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承賢橋記

高攀龍

錫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無論形家言凡河渠疏則靈氣鬯如人身血脉然則湮塞所從來久民居踞之不可問惟在冉涇里者計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爲文莊公邵二泉先生亟欲疏之尼於里人不果特爲陰渠石登之以通於所謂弦河者蓋先生之寄趣遠欲二泉震澤之派沿洄旋匝於吾前以爲快也先生既歿垂百年太學尤君時純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先賢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樓居二十有一楹鑿爲河河成而橋之請名於予予曰是惟二泉先生之志謂之承賢可矣太學君曰橋之至於河也其地爲河者若干爲陸者若干具有籍子以志之庶可久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二泉先生之賢也又貴重也曾不能以尋丈之地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卽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先生之歿垂百年當年一念渺乎若逝水之無踪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則繇此而之陵谷之變又焉可知乎雖然其可知者固在也夫以先生之賢也而君承之誰其甘爲不賢者而復湮之果其甘爲不賢者是人之最賤也世之所共惡也或擊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

許公實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學君之義而卒告成事侯名
令典海寧人

水居記

高攀龍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羸一以爲廣其外池周
之其外堤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
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
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
所赴意之所遇魂魄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
閱日月升沈雲霞起滅草木榮悴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
相代謝於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於是主
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翩翩上下
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子之樂微矣獨矣主
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
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
笑乃歌曰可以樂飢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闕其南則
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
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
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

無金金匱鼎志 卷三十一
三
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邛笮之最奇如桃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也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竭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竭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於几席之地竭力營苑囿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繇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張止齋先生祠堂記

高攀龍

祀張止齋先生者報功也先生諱翼字飛卿長七尺戟髯廣頰面如頰玉目如曙星爲人倜儻尙氣節與人談見不循理者無貴賤輒面折之有汲長孺風元季羣雄並起東南鼎沸先生隱居讀書不求聞達會高皇帝命中山王徐公達攻克蘇州執張士誠其部將莫天祐猶固守吾錫徐公遣豫章侯胡公美率兵圍之徐公再遣使諭降而輒斬其使公怒傳令曰旦暮城拔即屠之先生曰事急矣入說

天祐開陳禍福天祐沈思良久脫兜鍪抵地曰如君議先生亟縋城出見豫章侯乞全萬民侯見先生狀偉而辭辯爲感動遂許之城降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則先生一說之力也迄於今二百六十餘年生相禪於無窮孰非先生所遺乎記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先生既以子籌官大宗伯受封子孫蕃衍如大參公澄齋吉州公伯可及諸俊髦皆先生裔可謂食報於天矣雖父子並祀學宮而未有專祠舊置木主於東郭小巷而享祀弗及等沒於榛莽奉常陳公志行見而扼腕圖爲泐祠未得其地會有羽士周裔元者毅然肩之相度洞虛宮門內隙地而經營之吾黨嘉其志等奉臺檄爲請於邑侯卽令裔元聚材鳩工建堂三楹丙舍一楹周以繚垣西南其戶裔元復改向離明祠益爽塏中奉先生神位以徐公吉火公丹赤配饗焉吉字仲祥當時與先生同說天祐丹赤爲周思文養子從行而死事者也並祀允宜祠成於天啟甲子三月余與志行及少司寇嚴公有儀提學鄒公彥吉少司空葉公參之少宗伯周公仲觀等共釋奠於先生余爲之記而告於邑人曰吾儕皆先生所生也慎勿負其生以負先生

東林志序

嚴毅

萬曆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

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爲之序時方屬橐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興廢大都也余小子穀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諮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爲讎訂原橐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泰伯實始居句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爲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泰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閥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迓續乎文王孔子而泰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末學不敢以此苟諛其鄉先生而要之數有適叶罔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厯中蝸蟾沸羹以東林爲質的幾二十

餘載而鉤黨之禍遂至熹廟之季而極會毅廟奮起藩服
手拔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卽不肖者未嘗不孽芽
其間而以王鈇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夫亦皇極
建而淫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福王旣
立更有一二遺孽忘國辱而理私怨迺復執東林二字掘
泥而揚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於盡或曰東林黨人之
目幾與朝局相終始諸君子爲天下首功能不爲天下首
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爲
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
山也於吾邑一傳爲喻玉泉再傳爲尤遂初三傳爲李小
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爲朱
考亭宋雖南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若
從王氏則章惇蔡卞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狄死矣
是則程學之效煜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
君子不但無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
爲宗而或者疑其流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
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以致良知爲宗而或又疑其
流於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三先生克辨故端文曰小心忠
憲曰真知實踐皆凜凜劫毖於儒釋朱陸幾微異同之間
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豎忠竊政幾於戚莽移劉女

豐纂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尙存者又有汲黯制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備物之計遲而代邸渭橋之興速此固九廟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患齊楚孟氏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爲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秦必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爲天命之正者乎至於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萬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氏言之甚辨余亦不必爲諸君子贅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清流之類蓋其地爲吳泰伯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嗷嗷之舌聞此可擣而邦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句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書院沿革考

嚴 毅

東林者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攷邑乘東林在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龜山先生寓是講學十有八年

名東林書院歲久頽圯元至正間僧秋潭于東林左偏建禪院名東林菴國初朱子華捨宅廣之境最幽勝卽王學士耐軒公達於此一夕賦梅花百詠者也然書院原址尙未復至正德間邵文莊寶讀書保安寺寺在城南二里許中有精舍亦稱東林時華比部補庵公雲爲文莊門人以文莊學宗龜山因構一堂亦曰東林書院而乞王文成爲記記中所述之東林乃文莊授業處實非龜山講堂也嘉靖十三年督學聞人公詮始有光復故址之議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曆元年督學謝公廷傑又允博士盛公敷元鑿之請累議修舉而卒不果行至萬曆三十二年甲

辰顧端文公憲成倡始偕高忠憲公攀龍等重建書院十月落成事聞撫按道府州縣又各捐金增修道南祠于是龜山講堂復還舊觀矣端文公主盟歲集吳越士一大會月一小會時中丞周公孔教直指楊公廷筠觀察蔡公獻臣皆移檄授餐而四方來觀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已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至四十年壬子端文卒忠憲公主盟癸丑冬偕吳覲華先生桂森延毘陵錢啟新先生一本講易東林易道大著迨天啟中逆閹竊政鉤黨禍興乙丑八月拆毀天下書院東林首被其毒然止撤依庸堂若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保護獲存明年丙寅三月忠憲殉難五月初旬撫按檄邑
令某盡毀聖廟書室繇是東林遂爲瓦礫區而道南祠以
格於邑乘所載得不毀又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
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奉旨這所奏崇正闢邪朕已知
道各處書院宜表章者着提學官盡行修復時吳觀華先
生得旨大悅乃亟請諸當事捐資重建麗澤堂偕先師鄒
經畬先生期楨輩奉講堂舊約互爲主盟已又遇直指祁
公彪佳中丞張公國維雅意作人東林不絕如綫然所望
以昌明斯道克復端文忠憲之盛者實在忠憲門人華選
部鳳超公允誠也不意生非其時至戊子四月鳳超公亦
殉節自是東林舊人凋落殆盡道南一脈蓋不能無所俟
云

水利說

秦鏞

無錫河以千百數惟梁溪爲大梁溪之外爲溪者以十數
惟長廣溪爲大運河之水自京口建瓴而下兩溪受之以
注太湖湖演漾饒蒲葦羸蛤之屬民芟牧其中以爲利或
築爲田異時兩陽湖滙爲巨浸芙蓉五步皆湖也今湖旁
皆爲葑田湖流甚微而芙蓉則已圍而爲圩矣萬厯間官
出水衡錢募夫築隄塞菱塞罅而下竹以爲捷最爲鞏固
其隄面濶丈有咫基倍之多置閘堰於上閘以啟閉而堰

用置車其車有用牛者用帆者牛一日灌百畦帆則隨其風之所向而設機轉之澇則導圩之水而注之河旱則引河之水而灌之田歲卽大禋此地獨熟畝可入三鍾厥田上上而厥賦下下民所以有攤稅之議也考邑東南諸鄉最爲汙下宜略倣芙蓉之法厚築隄防而隄之外雜樹萑葦蒹葭以爲隄衛西北諸鄉稍高卽則多爲渠塘陂池以厚蓄其水而備車挽淤者濬之淺者浹之有田而無塘者鑿之通其源於大河而輸其委於溝洫湖卽在數十里外而業已濬之使出亦可引之使入獨不能藉其升斗之潤以助雨澤之所不及乎至於運河兩岸南派屈從諸港以注之湖北派屈從諸港以注之江而洛社橋跨運河之上爲漕渠之孔道其地稍卽河流易膏商艘滿載而來者至此率多起剝市民習剝淺之利多置小舫以爲奇貨或有意擲磚石以阻其流船或稍壞小舫蟻附爭爲起剝主者勢旁午不及周顧則駕之他竄矣謂宜乘水涸之月一大濬治嚴其磚石之禁驛路之坍塌者橋梁之圯壞者以時增築使民不患於涉而田亦藉之爲衛此職水衡者所當加意也若夫城市之河市民資以謀生而鄉民由之輸稅往時積漸淤塞箭河凡九業已湮其八今所存者惟弓河之一綫設今不治則宣河之碑將遂爲山巔之石其無等

居民之泥沙爲精衛之填也而忽之哉今冉涇里第三箭河業已開通乘此將已湮之河盡行浚鑿俾皆可通舟亦一便也但所濬之泥仍置之河濱濶則民占以爲基狹則土復歸於河量責得利之戶載土填岸補其坍塌則河以濬而通岸得土而固鄉城兩受其利矣

歐陽林曾三公祠堂記

黃家舒

高僉事彙旃旣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闢再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祀前太守歐陽公會公前令林公其中屬家舒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重有造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講院肇建佐費釀醵鳩工庀材殫厥經畫歐公林公實尸之旣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啟丙寅逆閹盜柄羣小搆扇矢集東林矯旨拆毀符檄旁午伐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卵懼禍者至欲繫忠憲公子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難引大義折緹騎匿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虛日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卽逋租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畏彊禦

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
同不受吏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
在前無所迎避歐公治行第一僅擢穎上備兵以問寺閒
曹老林公應內召不預臺省選曾公清執聞海內偃蹇藩
臬等中蜚語賴天子燭其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
月旦爲游光揚聲彈冠啟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
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
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重於此水落石出
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邱道廣青蠅貝錦固
有詆執贄爲呈身日摳衣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點及三公
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遺民俯仰於歷昌啟
禎間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歎歎太息痛端文忠憲爲
熙寧之司馬慶元之考亭卽亟思三公爲桑枝麥穗之漁
陽釜魚甌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輿誦下質衢謠巷議田夫
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
惠稱清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
瞽宗之祭相得益彰廢墜復舉俎豆長新春秋盼饗雲旂
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之賢
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
循名核實人或意爲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
門生故吏之推挽地隔於閩楚豫章千里之通而典舉於

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愧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即濂洛閩關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端文忠憲有靈實式憑之僉事此舉為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人林公名宰閩漳浦人曾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七終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八

文

國朝

惠山第二泉

御書記

嚴繩孫

古天子巡狩自柴望肆覲黜陟宴享乃至宮室車旗衣服權量市賈無不考校其周旋登降儀文又甚繁且重計其時一歲而周五岳且日不暇給至於山川風俗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太師采里俗之歌謠以樂播而陳之外是不聞多及焉後世省方之典廢則民不

獲一望朝廷之鹵簿而人主亦不復親識天下山川要害之形況踐歷名勝而與百姓相接哉我

皇上天縱神聖值海內承平萬幾多暇二十三年蓋嘗東狩一至江南又五年視河淮陰再歷江浙渡錢塘祀禹陵所至方岳大吏下迄郡縣之長進退有差蓋不屑屑於三代之舊文而一遊豫間無非事者至當湖山勝賞渺然遠覽往往發抒

睿藻人擬之卷阿汾水之遊而不知所以周察民隱兼覽天下之阨塞以知其土俗所宜

聖人之用心勤且廣也春二月

還自會稽北出無錫時民以肆赦之餘又新留賢令踴躍之情有加於常歌吹沸天燈火匝地

上既駐驛黃埠厥明遂步

玉趾臨於第二泉靈雨乍零有

詔令民無長跪於是觀者咸呼萬歲襁負之眾咫尺

天顏頃之幸寄暢之園因出

御書品泉二字命前諭德臣松齡刻扁泉上而以墨本賜之

翠華啟行爰求善手恭摹

神蹟金泥飾牖緣之雕龍筆勢宛然神彩具足中古帝王

書法莫如貞觀飛白方之蓋蔑如矣知縣臣永言偕臣松齡乃撤漪瀾堂而新之令加崇於前數尺閑以櫺檻文以丹雘煥然翼然庶幾遊人過而知敬焉至七月落成臣永言集鄉諸縉紳耆老拜瞻忭舞尊閣如禮又葺覆井之亭別勒貞珉以垂永久既訖事退咸謂中允臣繩孫備員珥筆宜書其事以無替

天子之寵光臣雖不文敢弛厥職臣惟泉之在山蓋自開闢而已然矣抑塞泯沒於荆榛風雨之中幾千百年得唐陸羽之言而始著若蒙之待發焉物不能無賴於品題如是士所以有知己之歎也夫羽一布衣草澤之子耳獨以能別水味而擅文藻遂操千古之甲乙至奔走天下而莫有能易之者況

萬乘之主一顧再顧親加品定被之

奎章炳耀巖壑使太乙下觀百靈潛衛其光氣所及方當結為甘露流為卿雲以澤我烝民於茲泰伯之舊壤而豈獨斯泉之幸哉然非我

皇上轍迹所至其用心之勤且廣有高出於三代之上者固未暇以及此因不揣固陋拜手颺言以為之記

一梅亭記

秦松齡

一梅亭在惠山之麓欽玉蔣翁娛老地也一梅之名始於

宋蔣忠文公忠文奉祠家居構一梅堂以養疾其自爲記曰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又曰爲堂一間兩夾室置藥鑪丹竈蒲團紙帳於其中忠文世居鳳山余嘗過其地求堂之故址而不可得矣又嘗遊橫山之下山中人指地一區曰此一梅堂萬竹亭之址也余爲之徘徊憑弔久之而去雖未知其果是與否然而先賢之遺蹟幸其存而不欲其沒終未敢疑其非也欽玉爲忠文公裔孫居於惠山之麓慮其家緒中微譜牒散闕因輯其先世紀傳之文彙爲一卷乞言於當世之賢人君子其意勤勤懇懇如不獲己且構亭於其居之偏而仍名一梅欽玉之亭

無梅也欽玉曰吾亭無梅而吾祖之堂有梅吾之心常在吾祖則常在梅何必其無梅也且吾構此亭以娛老生平所輯之譜復恐其至於散闕乃書於亭之左方凡吾祖之德業文章在焉吾祖之子孫可考者在焉吾朝夕於是而如侍吾祖之側矣又闕亭之右爲牖龍山蜿蜒當其前去龍山而西三十里則吾世居之鳳山與一梅堂之故處在焉吾朝夕於是而望乎龍山之西如見吾祖之堂矣此吾所以名亭之意也秦子曰善此固翁之志而吾更有感焉吾邑自宋以來高門華胄其爵位之顯第宅之盛過於忠文者何限皆湮沒不復傳獨蔣氏之一梅尤氏之遂初邵

氏之容春不特其子孫知之後之人莫不知也此不以賢者重與嗟乎人亦何不自勉爲賢者與有堂之與無堂固不必論也

重修放生池記

秦松齡

釋氏放生之池所至皆有之其在吾邑之北郊者建自孝廉叔介鄒公其地表裏蓉湖自大江以南舳舻千里上下於此者皆可指數南望蠡湖震澤之區蘆人漁子波濤出沒罾罟筒灑之具遍於日中葢日所傷物之生不知其幾而此池之所蓄游泳之屬灑濶容與若有以自樂其生者方其盛也繚以石垣跨以浮橋龍象嚴飾廊廡翼然自頻

年用兵以來蹂躪之十二而日就傾廢亦地勢使之然也今提督江南左都督長安梁公負大才望爲東南百萬生靈之寄朝廷方倚賴之己亥海上兵起京口門戶也破若建瓴艤幢蔽江而下者無虛日江甯之危幾在漏刻公率軍赴援道吾邑憩於池上見其傾廢有動於中而樂其物之生也因自念得一舉破賊當歸葺而新之不數日捷書報聞百姓謳歌如出水火行者歸居者安旣除旣治於是僧某乃承公命請厥功公捐其俸餘以修之頃者百廢具興且藉公威靈將無復蹂躪之患而益有以發人讚歎歡喜之心遂屬某爲文以記之某觀從來用兵之際人命

之輕甚於魚鳥況驅除大難者乎向者江上之役使稍緩數日勢且益張因而憑阻大江搖動郡縣必俟禁兵南下然後撲滅則我民之死於流離鋒鏑者宜相枕籍而或不識天命雖及事定猶罹赤族之誅所謂民有數死而無一生甚矣哉斯固橫流之會也公無頓兵轉粟之煩登民衽席而又以其餘力之所及推恩鱗介使一物之微無不各得其所可謂仁心爲質者也余以公之功在國家此區區之事固不足爲公頌而猶不能忘者蓋以吾儒仁民及物之理其道自足兼該釋教而非以放生冀冥冥之報如世所云福田利益者比也後之過此者能思公之仁愛擴充以及於臨民行政則是池之建其所益非渺小矣

復南禪寺放生池記

秦松齡

邑南禪寺創於梁太清初其後有放生池計地四畝九分有餘至明崇禎中僧心月私鬻於蔣氏以種魚歲利其入漢臣黃先生惻然傷之告於職方崇巖王先生僧思慧又告於同邑之好善者醵金如其所鬻之數謀還池於寺而好利者更阻撓其間所醵金仍復散去又六年而吾友蔣子路然檢遺笥得故所鬻契亦惻然傷之將還池於寺漢臣先生曰還池於寺者蔣子之義也然向者醵金謀還之不可得今皆盡棄其直焉於吾輩爲非義乃復醵金如前

數償之蔣氏而放生池始復歸於南禪寺時爲順治丙申歲王職方爲文記之未勒於石又五年僧思慧懼其事久將湮沒年且八十餘日至余門請余再爲之記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如是又二年而思慧之請益勤余不得辭爲之記曰嗚呼觀放生池之復者可以知人心矣惻然而傷之人心之仁也醵金而歸之人心之義也皆心之所不能已也苟不然放生池之有無何與於人而漢臣崇巖兩先生及同邑諸君子謀復之者再而不惜其費蔣子路然將焚契而還之而不復計直思慧奔走盡力請余之記至厯歲而不倦果何所爲也哉然則前此之鬻之者與阻而撓之者亦所謂自喪其良心者矣且余嘗聞之人曰禽魚百物天所生以養人者生之不足爲仁殺之不足爲不仁苟如是則猛虎毒蛇其性喜食人豈人亦天之所生以養猛虎毒蛇者乎爲斯言者亦未之思也已

顧洞陽先生祠堂碑記

湯斌

前明顧憲副洞陽先生祠忠介海公瑞所建也先生諱可久正德朝官行人武宗將南狩時甯藩方謀不軌同朝郎署皆切諫上怒詔跪午門以示懲先生繼偕同官抗疏諫止跪闕下五日上益怒下詔獄杖之死經日甦左遷國子學正世宗卽位首錄諫臣擢戶部員外郎會追崇獻廟議

起復偕同官楊慎等伏闕極諫力攻璫孽獻夫之非又繫獄予杖如前夫士君子立朝忠君愛國之誠激爲仗節死義之事此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免者哉蓋其肝膽盟於至性如水之溼如火之熱有不得不然者故能刀鋸加之而不驚鼎鑊待之而不懼方先生之諫南巡也同官死者十一人先生亦自知必死且以爲得死所也至於杖而死死而甦非先生意也天也要其忠君愛國之心雖萬死而不易復諫大禮再受廷杖先生豈以生死動其心哉隆慶間忠介海公撫吳請於朝捐俸建祠於錫山之麓蓋先生官粵東時忠介實受知於先生而先生之忠讜亮節桑梓宜有專祀是忠介之建祠公義也非私恩也忠介立朝骨鯁方上疏穆宗時市棺訣妻子與先生向者之諫後先一轍是其氣類亦固有感通無間者與祠成於隆慶庚午門庭堂廡宏敞巍煥顧官祭日久麗牲之碑闕如會余同年友煜先生四世孫也謁選來京師以碑文屬斌斌雅慕先生之爲人兼喜忠介建祠之盛舉是皆不宜泯泯者今天子方議修明史揚清激濁史臣職也遂不揣固陋援筆而記其略如右時順治壬辰清和月書於燕臺邸舍

倪雲林先生祠堂記

李 顥

顥關中之鄙人也嘗以講學謁東林道南祠因以其暇過

惠山得拜倪雲林先生祠低徊景慕不忍去旣歸閉置土室以病廢而武功令倪侯雖梧代篆來整屋瓦爲先生祠堂記侯蓋先生十一世孫而惠山之祠卽侯兄弟承父志爲之余惟先生生元之季世抗迹林泉蟬脫濁穢識天下將亂盡散其先世家財巨萬潔身避之五湖三泖間僞吳張士誠與其弟士信追求之卒不能淄及明太祖定天下先生已老乃以處士完節終易遯之上九肥遯無不利先生則其人與王輔嗣註所爲超然絕去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者驗之先生一一而信至詩畫流傳人間重於商彝周鼎此乃先生餘事詩畫以先生重先生不以詩畫重也先生高風峻節足以廉頑立懦祠之有無何所加損顧如先生而瓣香無所徵獨倪氏後人之遺憾亦凡海內景慕者之所闕然於心也而能報本追遠如倪侯父子兄弟者抑不可謂非先生之象賢故於其請而樂爲之役范文正公記嚴子陵祠云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余於斯祠亦云時康熙歲次丁丑秋日關中李顒中孚記

泰伯墓碑記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泰伯讓國而逃之荆無尺土之基所居城邑遂起句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來禪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皆已不得名其

故居惟句吳一彈丸地猶得名之曰秦伯之里嗚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謂可欣可豔可守可傳而不能忘之於心者亦多矣吾觀秦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有而其所有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沮則旁行異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義而歸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啟土龍旂介圭傳數十世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日始志豈及於此哉語有之聖心如水清日明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

山南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冢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弗怠也乃明季以來自姜尹文魁倪君埕華公允誠而後無有過而問者今墓道之間荆榛叢之樵牧遊其上矣小子興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俸錢供掃除之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某月經始畢於某月爰謀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谿顧涇陽高景逸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東林為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間而已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特允言官請

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為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從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節培乃走書至金陵屬余為文以紀其事余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為者也夫學也者學為聖學為賢者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為聖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為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奪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為者也粵自削迹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

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猶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文遊日眾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

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烝烝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眾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己凌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談東林各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余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谿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

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

竹鑪新詠記

顧貞觀

惠山竹茶鑪者明初聽松菴僧性海所製王舍人孟端諸公各爲詩文圖讚以記之歲久鑪亡至成化間秦太守廷韶購得復還僧舍李文正邵文莊諸公題詠尤眾而鑪已漸壞盛侍郎冰壑命猶子舜臣彷彿爲之前後唱和遂成大軸邇年吳中丞伯成初令吾邑見之爲加裝潢凡二卷獨王舍人贈性海畫及李文正篆竹鑪新詠四字失去覽者以爲遺憾於是舜臣所爲鑪亦壞其舊者乃不復存惟一圖在耳甲子秋余卽先端文公山祠構積書巖於芙蓉

亭遺址之側爲堂三楹累石疏泉頗得幽居之樂因憶山中故事遂做舊製作兩鑪鑪成賦近體一章邑人間者競賡原韻會余入京師攜其一以行擬乞題於輦下文章之士一日坐成侍中容若通志堂出書畫其賞中得一卷則王李風流依然合璧而吳文定謝文正諸公贈冰壑先生詩記附焉余因乞此卷歸置巖居卽顏其堂曰新詠容若欣然許爲余書之夫一鑪耳其遺蹟之離合顯晦蓋有不可偶然者亟願得同時賦詠以記其異且余亦何幸步前喆之後塵爲九峯二泉增此勝事哉更百年後此鑪此卷存與否莫可定或未必無好事如余者耳康熙乙丑春分後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八
二日梁溪顧貞觀書於燕臺旅次

雲起樓記

姜宸英

樓居惠山寺之左二百步其下爲惠泉陸羽所謂天下第二泉者是也舊有築於泉之上者曰極目亭後改爲三賢祠皆背山而俯瞰泉以爲游觀者之登眺而止息然其規制庫隘寢圯以隳伯成吳公之蒞茲土也拊摩嫗煦民以大愉謳誦接乎閭閻祥風被乎山川乃以休暇與客登山飲泉久之仰視山半邱壤穢蕪草木叢蔽以爲無以蕩滌神明助耳目之觀也爰謀於邑士大夫搜石翦萊相其舊址而廣之剏樓其上懸若天半圍以雕欄曲楯夾以栝柏松杉砌以文石周以清泉然後躡梯而升倚樓而望則澄江遠帶射貴之湖澹灩滄集澄碧萬頃皆若攬揖於杖履之下往來者得所憑倚登覽者以爲快焉是山自錫山而北矗起九峯崗隴合沓快若九龍之相連綴故名爲龍山或傳常有龍鬪於上故亦名鬪龍也而以雲起名其樓者則自公今日始山取其騰蹕如龍樓取其變化如雲公所以願望於邑之人士也彼邦之人沐浴滲漉慶公之有作反以祝乎公龍之蚺繆茲山之下雲往從之崇朝其雨龍之蜿蜒茲山之巔雲之油油布獲自天公所居地潁川南陽實龍之藏誰靳公以澤而以潤乎一方皇皇

金匱山園記 卷三十八
寵命有降自昔公不我遺民以衽席予以公與民之交相
得也異日政成而去民將視其所憩而樂依焉則是樓之
建其可輕乎遂因薦紳先生之有請紀石以告來者

惠山秦園記

姜宸英

天地之大昔人等之遽廬至於宮室之麗亭臺之勝直以
爲寓目而已視其轉易成毀興廢之不常特瞬息間耳而
傳之一姓以至數百年之久此自古未有也余少時讀吾
鄉屠儀部惠山園記謂其中古木之上千層霄下蔭數畝
者幾數百十章有泉從惠山寺而左淙淙瀾瀾注爲清渠
日夜流不涸中疊石條爲細澗分流並涓潔可愛園故秦

有也然自端敏公迄中丞公之更新時計將百年屠公已
歎爲難得今去其爲記者度又可八九十年而古木清泉
蒼翠無改當時所謂清籟鄰梵鶴巢棲元堂爽臺飛泉環
翠諸勝雖不必盡存要之有撤而更新無蕪而不治也予
時與客遊其上或指示予山寺故爲宋湛長史宅其南麓
唐李丞相紳讀書樓旁去數武爲宋尤文簡公遂初堂故
址不獨其宇室無存而其子孫亦零落盡矣若愚公谷者
一時勝絕吳中今亦將漸廢而爲荒墟夫物之有成有毀
此消息之常何足深論惟搢紳有道之士能持身正直剏
業以世其家而子孫之賢者能修德以光大前烈此百世

不忘者也今以一園之有無爲秦氏重輕者固不足以知此而因此知秦之世有令德將徘徊瞻眺之餘必有感慕而興起者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然彼獨不能以忘情乎哉園今爲太史對巖公有太史日侍養園中讀書承歡饗殮必潔其父子兄弟常熙熙終日也以此思秦之世德所從來矣

題南齊華孝子小像

姜宸英

孝子諱寶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孝子年八歲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旣長安陷孝子七十不婚冠有問者輒號慟彌日案史劉裕以義熙十三年秋八月至潼關

命王鎮惡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其年十一月裕將東還三秦父老留之不得以弱子義真都督雍涼秦州軍事留鎮之豪戍長安當以此時旣而沈田子以掩殺王鎮惡伏誅長史王修被讒死羣情解體夏王勃勃遂進據咸陽走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此十四年十一月事也豪豈以此時陷沒而不得還耶從此中原分裂生靈塗炭於戰爭又百餘年然後合而爲一其遺禍烈矣劉裕之罪可勝誅乎而孝子之所痛者特其父也然自古篡竊之臣若王莽懿操父子俱未嘗親弒其故主也至零陵賊殺自後禪授之際習以爲常裕之子孫亦嘗身罹其毒而君臣之

道苦矣獨孝子終身思父不婚冠此其所關於人倫甚大
蓋與晉徵士之風異事而同軌者也嗚呼忠孝名節者國
之大綱大常而人類之所以不滅顧失之上而得之於下
豈不尤可貴重與南齊時同郡有薛天生劉懷允兄弟皆
以孝行旌然子獨以孝子之所遇有足感者故疏其事於
像左且繫之以詩

平朔門前萬馬迴長安歡動聲疾雷羌人反接渡江來南
朝太尉作事乖心圖九錫苦欲回十三兒子何爲哉兩雄
攫拏鬪不開忠臣斷頸起禍胚赫連隕師山崩摧參軍馬
背馱嬰孩草間求活真駑才人頭作山高崔嵬三軍同時
橫暴腮傷心極望髑髏臺髑髏臺上悠悠魂七十無家難
具論一朝旌旗忽南卷百年星日當晝昏小人憶父心煩
冤父老哭君聲暗吞白頭舉事何紛紜冲平陵畔啼夜鶻
君親大義死不泯赫哉孝子誰等倫東籬之外五柳門宋
齊轉眼俱埃塵忠孝歷劫無沈淪君不見此圖懍愾正氣
存

唐李文肅讀書臺遺址記

周宏

嗚呼自唐元和迄今千有餘年猶傳無錫惠山之麓有宰
相李紳讀書臺臺之廣袤幾何廬幾楹垣幾曲扉戶之扇
闢竹木之披蔭而翳蒼今皆無有見也惟山寺之左遺址

尙存遊是山者獲登眺焉蓋地之藉人以傳也多有矣愛其人則并及其地雖歲久跡湮不憚攀崖絕澗焚茆荆莽以求之往往然也然其所以如此或賢人君子宦轍所至遺愛斯存相與詠歌思慕之勿絕否則志業已就辭榮遂初優游綠野觴客賦詩令人有飄然出塵之目二者雖不同要皆得志行道之後始有是若茲臺者公未遇時讀書其間非若二者之易以傳也方公之居此也寺僧輕侮之徙剡川精舍及舉進士厯官卿相然後爲世所重山間片壤亦幸得公之遭以增色也嗟乎士君子平居讀書倏而蠖屈倏而龍伸固非庸耳目所能識然徒以其取顯名致高位爲榮乎抑將有所樹立以垂聲於後也史稱公始受李錡辟錡寢不法脅使者奏留鎮召公草疏不從脅以刃亦不動此其持守大義較然不苟如是庸詎非往時讀書志古所得爲有本與逮牛李構隙怨連禍結雖衛公亦復不免故公以文藝節操見用而數遭讐恨設以聖賢處此誠不知其道當何如然以公視脂韋泐忍之流相去懸殊矣其有聞於後世與茲山之藉公以增色宜也老公南逐時嘗以書禱康州龍祠輒應刺史滌壽虎不爲暴及節度宣武蝗不入境是其宦轍所至多異事及辭相位歸故山建望湖閣賦詩懷舊不異優游綠野之思然則公之遺蹟

可傳者亦何獨於惠山卽惠山亦何獨以寥落未第時所謂讀書臺者無乃斯地多嗜古搜奇之士好爲稱述以點綴林泉邪抑惠山當東南孔道有名泉異石四方遊展選至至必憑弔古蹟故其名尤易著邪夫然則茲地固藉公以傳而公之蹟不與荒烟蔓草同澌滅而無存者地亦不爲無助後之人當有過斯址而慨然興起者矣

重修高公止水祠記

陸楣

高忠憲公以璫禍卒歷三十餘年邑人祠公於止水止水故公沈淵地後屬他姓公猶子提學副使彙旃先生復之爲祠祁陽刁公蒙吉爲之記又四十年棟宇摧剝垣墉崩

圯副使諸孫某某協謀葺治丹堊旣塗以完以好邑人過祠下徘徊瞻眺莫不嘉副使之有後而尤樂公之道久而益光也公立朝以忠誠格君以貞廉率屬以和平搢國是以中正維世風此舉世之人皆知之若其勘辨於毫釐千里之交窮究於萬死一生之際所證入者何地所超出者何階此則公與一二善學者自知之而世莫得而知也夫惟知公故雖逆璫猜嫌羣奸羅織而不能損公之毫毛惟不知公故一時望景奔趨尋聲附和卒無以窺公之萬一困學之記戊午之唘公之自敘所得歷歷具在而讀之者方摘抉於文句之微揣摩於形似之末蓋公生王文成之

後而與顧端文同時於是持門戶之說者至欲抑端文以

信公

近有高顧之爭

而存畛域之見者又緣文成以詘公

浙人有詆公者

夫公之於文成也端文也其相取而不相借亦惟公自知之而豈耳食之徒可得而妄議哉近日鄙儒以著述為壘斷撥拾臭腐吹求儒先仰天射空誠於公何有然其言流播坊市章句小生童而習之障蔽耳目滓穢靈府莫或辭而闢之吁可怪也公之遺書再梓而再燬人皆以為不幸余獨謂公在天之靈正不欲以微言妙義啟狂瞽之紛紜故出於蕩然廓然而後已向也賊璫欲辱公之身而不能今俗學欲亂公之言而不得燼於火與沈於淵一耳然則

學公者亦求諸語言文字之外而可矣祠修於某年某月以某月畢工公從孫愈介顧子棟高屬余記其事一子志公之學者特書所感以復之

湖北草堂記

黃瑚

鄒子與予同年生踰壯矣尙未舉子予嘗曰鄒子必宜子者也一日告予曰距邑南五里結堂三楹顏為湖北草堂吾所棲遊也子其記之往予嘗過鄒子登斯堂而鄒子適遊越其堂臨水面山水邊有長隄竹万个梅數百株廊廡閒糟牀漉漉然予乃與同行侯子摘梅折笋酌酒極醉而去堂之後曰韡齋鄒子與其仲季弟讀書處也故取常棣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之詩以名之自吾與鄒子遊見其兄弟相愛也鄒子長其弟數年能教以詩又勗以道義磨礱淬厲友敬備至予雖不獲與鄒子兄弟登斯堂念其兄弟肩隨雁行言笑晏晏飲食衎衎相與誦讀於其中足樂也請爲鄒子賦詩斯干之詩考室而作也其首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其卒章曰乃生男子乃生女子夫築室以聚其族類而與兄弟燕樂焉人情也何至莞簟之上遂有吉夢夢而至於蛇虺熊羆又何至於占之而遂謂生子之祥不幾誣與蓋人而不和其同氣必陰賊縱放之尤者門以內且嗃嗃焉嘻嘻焉則生生之道幾於熄滅故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兄弟旣翕而後樂其妻孥自然之理也吾遊鄒子兄弟久見其相愛也知其昌厥後也今記斯堂復援斯干之義以爲頌禱或亦風人之遺也

春秋大事表自序

顧棟高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飭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

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
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
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
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
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
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
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絀隱公以
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讐
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卽
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
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兩雹霜雪失
時爲災菟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
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
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
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厮隸乃始竝意爲
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
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
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以正聖人以
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
氏之長歷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

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理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強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一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

樞晉楚交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夏遂靡列宋鄭一執政表以志一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頹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日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卽禘禘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禘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

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彼非學者茫然歧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旣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

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己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己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旣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峯先生博稽眾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闡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漑耳濡目

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華希閔

國家令甲凡先賢之得專祠致祭者必於其鄉每歲有司春秋行事而其子孫亦得於以合族屬奉丞嘗禮也至於大賢之裔遷居他所繁衍成族而亦建祠以祀其遠祖雖與古之所稱祀於其鄉者有閒而報本追遠之誠出於不容已亦所謂禮以義起者與無錫故未有濂溪先生祠而周氏之占籍茲土者繩繩奕奕考其譜系則始自濂溪六世孫應乾隆壬戌裔孫汝遠始謀建祠錫山之麓先是有文燦者嘗捐直買基而汝遠鳩族醵金僱工庀材勞獨多祠成將請之有司春秋薦祭而詣余請記其事余惟先生崛起孔孟之後爲太極圖說易通數千言自無極二五之妙合推之萬物化生後儒推爲百世道術淵源之祖夫人身名一太極子與孫遞嬗猶之陰陽五行萬物之綱緼無窮也太極者萬物之始祖也人與物之變化無窮而不推本於太極子孫之蕃衍無紀而不推本於祖其失則均然則周氏之推本先生建祠合族其亦有合於先生作圖之意也夫抑先生故居道州營道縣之濂溪所爲出郭三十里而近者乃宦蹟所移遂於廬阜之下臨流結屋而卽寓以濂溪之號蓋其襟懷瀟灑遇山水佳勝則樂之智樂水

仁樂山其固然與則茲九峯二泉之間固宜以永安先生之靈而世其祀者也是爲記

秦氏耆英里記

浦起龍

乾隆十有六年恭遇

皇太后六旬萬壽

皇上奉

慈輿巡幸江浙加意存老春三月

車駕臨無錫惠山遂

幸秦氏寄暢園秦氏多老壽人班銜跪迎鬢眉皓白

皇衷愷豫矢音飛豪有近族九人年六百者英高會勝香

山之句於是臣孝然臣實然年冠九老居連雙開祇揭耆英二字額其里門以屬臣起龍志之龍案古名里僅事若鄭之通德荀之高陽書於史形於學士之詩歌然皆出於國邑大夫一時推稱之美而美非尙年年不過七十上下無論也至胡吉富文之儔勝流盛會世號稀濶先後皆尙年矣然亦諸老盍簪自慶而年猶不能盈九十且非可以里屬也蓋惟天之篤於人人不能并得者跡其難有六七焉天天也君亦人之天也天制人人之天遠人於此有一得焉則已難兩得則難之難矣兩得矣或年非甚高高矣人或未蕃蕃矣不能聚聚矣不一姓一姓矣不一家今秦

氏更六七難得而皆備於其門又雖二老冠之而肩差齒及諸皆不越道南道北間

天光昭被榮均聲齊以是參會古今若前所稱稀濶僅事乃總乃軼千載一有豈直贏而倍蓰乎抑既珉於園匱於閣而仍眉表之四望之程憲老敦教其義不尤眾著乎詩曰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龍嘗行厯望郡每舉其事廣坐中鮮不捧手歎未曾有爲之仰推大化詳徵積澤思一過而式之況其近里誼在紀羣者乎又況身其子孫而履蹈其里者乎和氣沃而休風披其培也有本其勸也無涯忠 國型家觀感興起請進而廣敬恭桑梓之篇矣

五禮通考自序

秦蕙田

蕙田性拙鈍少讀書不敢爲詞章淹博之學塾師授之經循行數墨恐恐然若失也歲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彝兄弟爲讀經之會相與謂三禮自秦漢諸儒抱殘守闕註疏雜入讖緯輻輳紛紜宋史載子朱子當日常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今觀所著經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未足爲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部迺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

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註疏諸儒之牴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逕綦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迴旋反覆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後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餘年而哀然漸有成帙矣丙辰通籍供奉

內廷見聞所及時加釐正乙丑
簡佐秩宗奉

命校閱禮書時方纂修會典
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蕙田職業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崑山徐健菴先生通考規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賓軍四禮尙屬闕如惜宸錫大年相繼徂謝乃與學士吳君尊彝陳舊篋置抄胥發凡例一依徐氏之本並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服闋後再厯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適同學桐山宜田領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郵籤往來多所啟發并促早爲卒業施之劄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

元和宋君慤庭從而和之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徵實襄參校之役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閱寒暑三十有八而年已六十矣顧以蕙田之謫陋遭遇聖明復理舊業以期無愆厥職而已至於朱子之規模遺意未知果有合焉否也是爲序

書味經窩圖後

諸洛

味經窩者少司寇秦公未第時讀經之室也公爲吾邑世家舊第在第六箭河上泉南先生官給事中雍正初絳藩邸事去官督以家財充餉銀十萬並下於理公出後季父馨所後產以助蕩然無餘遂賃居婁巷婁巷者志所稱遵義坊也湫隘數椽僅蔽風雨置經書尋味其中金壇王吏部虛舟篆其額長洲張戶部篁村繪爲圖以寄其業之所託云爾方獄之急也公年二十餘隨泉南先生檻車南北內外交訐胥吏環立詬雜叫囂公憂愁困頓下帷讀易旁治諸經隨侍羈所講求性命之理蓋泉南先生私淑東林顧高二先生不以死生夷險易其節而公日聞庭訓於憂患中得力尤深也與同里蔡學正敬齋吳工部容齋學士易堂龔布衣繩中聯解經會朔望必集各出疑義相質如是者數年成經說百餘卷江陰夏君震軒以公名聞於其

鄉文定楊公會乾隆元年丙辰

詔起楊公於瀕以大宗伯掌成均召對

內殿令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共教國子楊公疏七人以聞公與焉楊公初未相識也是年公以進士及第入直內廷不數日以生母浦太夫人憂歸時泉南先生已篤老雖遇赦不獲釋公仰天椎心思以身脫父於難丁巳服闋懷陳情疏以進同朝有難之者公曰老父年垂八十苟戀一官而不紓父難上亦焉用此不孝子爲哉疏入上覽之惻然出泉南先生於獄并豁免逋餉入萬餘兩是時邑之人士知與不知歡聲震動咸頌

聖天子之仁而敬公之孝以爲得於經者然也旋授皇子經不十年貳秩宗與修禮書參稽載籍著五禮通考二百餘卷補健菴徐公讀禮通考之闕庚午改刑部侍郎於今五年下直歸櫛比卷帙據案研經如諸生時昔子定國爲廷尉民以無冤班孟堅稱其迎師學春秋是自古名臣無不本於經學今公五經皆通當天下刑名總彙且少更多難凡吏胥之舞文州縣之文致與夫孝子慈孫疾痛慘怛但屈心抑意有情不得上聞公所親歷而身受者無不見其微而原其志則本治經之心治律而濟以仁恕仰副盛朝明刑弼教之化如公者眞可謂不負所學矣甲戌元

日公招飲止宿邸第手此圖屬書語余辱爲公小友且受業泉南先生故爲詳列顛末如右至味經之法見於楊孫兩文定公之文余不足以觀其深也

河渠考

鄒乾樞

無錫河道自西北至東南縱者爲運河運河自京口至臨安所謂平江八百里者是也武進之南五牧長洲之北望亭爲無錫界中凡百里其橫者緯乎運河之左右東西向運河之左北門外一里自四堡橋折而東曰柵口自柵口折而南曰塘南東北行曰塘北曰埭影河曰張塘曰闕莊白蕩曰崇村白蕩至西洋白蕩爲常熟界塘南稍南曰五了浜東北行曰太平港入崇村蕩五了浜稍南東北行曰北興塘曰桑園渡曰楊婆圩曰張涇曰包堰折而北曰西大河亦入西洋蕩楊婆圩稍折而北曰八字橋過斗山入崇村蕩楊婆圩稍折而南曰鴨蕩曰管莊曰新橋折而北會於包堰五了浜南再東行亦曰新橋曰黃藻渡則正東矣曰新塘橋曰鴨城橋曰南興塘曰石埭曰九里稍折而北東行曰芙蓉塘曰宛山蕩入白米蕩爲常熟界自九里稍折而南曰西平曰太平亦入宛山蕩再南南門外五里從運河分流曰伯瀆東行曰十字口曰坊前曰梅村曰犁尖曰分流口曰張塘曰蘇舍蕩復東行入鷺湖爲長洲界

分流口折而北曰走馬塘會於太平入宛山蕩分流口折而南曰廟菴曰磚橋曰坊橋曰楊巷蕩入曹湖上流卽鷺湖伯瀆南曰大十字河從運河分流東行卽折而北穿過伯瀆因名十字過江溪至東亭入新塘橋河十字河南曰沈瀆從運河分流東行至唐莊河口折而北曰香涇逾犁尖北行入南興塘從唐莊河折而南通蠡河沈瀆南曰望亭從運河分流曰蠡河東行曰華長涇曰新橋渡曰三歎蕩曰蠡口亦入曹湖此無錫長洲之界河錫東南之境盡矣而北門外自塘南北行寺頭折而西曰張塘河再折而北其形縱而非橫矣曰胡家渡曰高六堰曰馬鎮爲江陰界自張塘西行至北張涇又折而北曰石幢曰四河口曰青陽爲江陰界又自北張涇西行稍折而南再折而西曰萬壽河折而南曰石瀆稍南卽運河之左自四河口折而西曰麻塘曰五重涇曰白沙圩曰北大河折而南卽五牧之運河武進界矣蓋北關外之運河西北流而非直北故也總之運河之左水之橫而大者自柵口起至蠡河止爲道有八而其間自北而南通於八道之中者爲清市爲鮎魚塘爲唐涇爲東亭爲江溪爲冷瀆爲尤瀆爲毛道河爲走馬塘爲大十字河爲唐莊河不可殫述運河右北門外五里高橋之南從運河分流曰雙河西行折而北曰社港

曰隈湖曰細磚河再折而北曰花渡稍南入北陽湖湖口稍折而北曰志公港卽運河爲武進界社港南西行曰錢橋曰陽溪曰藕蕩曰梢塘曰邗溝曰張舍曰富安河曰花村復西行折而北過陽山入南陽湖自梢塘稍北曰北邗溝曰鄭店折而北曰直湖港入北陽湖西行入南陽湖自富安河折而南行西曰長橋入花村河東曰小西溪長橋之南折而西行曰龍遊河至武進界小西溪之南折而東曰閭江闔閭城址在焉入太湖折而西南亦入太湖錫西南境俱濱太湖故運河之右汊港縱橫總以湖爲歸宿西門外運河南一里許曰太保墩分流稍西南行曰西定橋曰梁清溪折而南曰大滄其相並者曰小滄中隔五里又南曰五里湖又南曰長廣溪溪濶一里長三十里至吳塘門入太湖大小滄五里湖長廣溪外則以漆塘獨山軍帳諸山爲屏嶂內則爲中橋滄爲馬蠡港爲石塘爲唐干至王子港入太湖南門外二里爲黃泥橋自運河分流西行曰談渡稍南曰菰瀆入梁清溪黃泥橋南曰石灰橋曰九里涇入中橋港再南曰河港通梁墓涇再南曰曹王涇自南門至此十里俱從運河分流西行曰梁墓涇至馬蠡港入五里湖曹王涇稍南曰謝家河折而北入梁墓涇稍南曰麩杖港西行至蠡橋稍折而南曰蠡口至唐干入長廣

金匱全圖卷三十一
溪再南十餘里從運河分流曰新安溪曰袁家河西行至吳塘門入太湖稍南曰徐陶涇與新安溪合再南曰沙墩港已在望亭與蠡河對稍西南行卽入太湖爲錫南境之盡而其間自曹王涇西行至蠡瀆曰赤城溪折而南曰蠡橋曰溪橋港入太湖自中橋港直下至湖干者東曰張橋港西曰湖西埭再西則壬子港矣河道之在運河右者如是夫邑之有河渠所以興水利而灌輸田畝也異時邑西兩陽湖俱巨浸芙蓉湖亦不下陽湖今芙蓉已爲圩田矣厚築堤岸多置閘堰旱澇蓄洩啟閉以時此方之民頗受其利至西南瀕湖之地爲烟波浩淼之鄉又有魚蝦羸蛤菱蘆菱芡之利可云樂土然長廣溪旁連山接嶺田反苦於高仰是宜略仿芙蓉圩之法築堤樹葦挹注湖波用資灌漑運河之左東南一帶地雖低下田不虞水而虞旱何則宛山鷺湖諸蕩已在極東之境唐莊泰伯數十里間地濶河遠車戽維艱東北之境新塘橋至八字橋高低適中水澤便利頗稱沃壤自斗山而下至常熟接界常數里不通舟船轉而西北地益高矣此等俱宜多爲渠塘陂池厚蓄其水河近則通其源於河河遠則輸其委於渠疏濬聯絡清波不竭目前之急務也若夫城內之河舟楫之往來居民之汲取其塞甚易而濬亦非難云

蘆政灘蕩議

鄒乾樞

錫邑異時止有灘蕩而無蘆課蓋蘆課因蘆地而設江渚之間蘆葦彌望錫故無蘆地也灘蕩原數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七畝零屢經丈增其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一畝零每畝科銀二分其科銀三百九十五兩零順治二年設有蘆課銀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連灘蕩銀共一千七百三十八兩零此因查出前明有不起科魏莊田八千三百六十一畝零分高低蕩埭四則奉文照蘆課科銀于是有蘆課名色而當時與無錫同有莊田之宜興查出一萬七千五百二十畝零歸入蘆課武進無莊田亦無蘆課江陰靖江

雖無莊田而江陰將沿沙新舊江田及沙灘田二萬四千九百八十八畝零爲蘆課靖江將新漲沙田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六畝零爲蘆課此無錫及江宜靖始設蘆政之大略也而無錫蘆政之弊獨異于三縣順治二年蘆政工部清查蘆地一概丈增錫之蘆課本莊田所改原隰畝畝無一葦之植有何蘆地可以加增乃邑令李某誤聽蠹吏陸從龍居有義之言竟將五則內灘蕩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畝零編作蘆課于原額外每畝加徵二分夫明係灘蕩何必改作蘆課既作蘆課或鑄去灘蕩之銀或卽以灘蕩之銀准作蘆課之賦總之一地未曾生出兩地則一賦豈

能變作兩賦今也既輸灘蕩之賦復充蘆課之銀則於櫛比鱗次之田鑿空增出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畝之地此居何說乎康熙四年知縣吳興祚二十八年知縣徐永言俱具文詳請總爲部議所格惟靖邑亦以一田兩賦事申詳部覆有云該縣新漲蕩田已歸蘆課民糧相應豁免獨錫邑久輸額外不能邀驥沙一視之仁此增丈之弊從來未經豁免者也至民間完納之累更有難以一言盡者錫邑田賦十年一歸戶二十年一丈量田之圖冊有定而阡陌步址間有盈縮故丈以明之人之授受無定而戶名甲分時有更移故歸以一之其法至明善也乃蘆課則有戶名而無的號無住居有圖分而無甲分且自康熙六年歸戶以後今七十年矣從未整頓從未清釐問其戶名猶是七十年以前之戶名也無號址之戶名張冠李戴誰則知之詢其圖分猶是七十年以前之圖分也無甲分之統圖西疇南畝誰能辨之年代久遠傳之子姓授之他人茫然不知欠數之符合與否在己之應認與否差役里總亦茫然不知其人之狀貌何似其田之坐落何鄉欠者未必完完者非真欠胥役之嚇詐敲朴之枉濫含悲茹痛莫可名言剝肉輸納賫串歸農已爲萬幸完數之爲一倍爲兩倍爲蘆課爲灘蕩民何自知知何敢問問之復將何如乎每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逢五年胥役持票赫然丈量蓋蘆課灘蕩之丈量向獨以五年爲率十甲之中一六執弓五十造冊蘆課灘蕩履畝而稽問其從何處履畝而稽糧戶不知也圖正懵然也徘徊隴上瞠目而視頃之闐然以散指東畫西回覆官府而酒食使費卻倍于尋常蓋鱗冊坵形流水一切皆無何怪其捕風捉影而什襲藏秘至死不肯以底冊示人者則戶書經承渠胥中非不瞭然而聽糧戶 昏迷鬼國之中斯得上下其手此蠹吏奸胥積年惡弊從來未經釐剔者也愚以爲如前之弊權不在下非執事念切民瘼具詞入告不能除窮簷百年以來相仍之累如後之弊惟有立查底

冊按圖清丈現今何人承種何人辦糶舊欠新徵毫釐不混飭令該區按田歸戶以後逐旬清結不得廢弛便可永絕諸弊此目前救標之急著而亦非有所甚難行也倘蒙執事指示規則飛檄下頒則州縣之遵循益悚然于平昔蓋本有澄清之雅志而復仰體憲慈也謹議

仰止樓記

翁方綱

仰止樓在無錫城南泰伯瀆上明邵文莊因宋楊龜山先生嘗講學無錫始葺東林書院於此是爲城南東林書院其廢興之略見於王文成所爲記厥後顧端文別建書院於城中而城南舊址遂無過而問者乾隆辛丑黃子尚則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八
重葺留馨堂建樓三楹額曰仰止以祀文莊嘉慶戊午春
賈子崧偕同志補祀龜山先生而以文莊配焉於惟先生
闡二程之微言啟紫陽之正脈而文莊以經術繼之 國
朝睢州湯文正之言曰遊東林者當講求龜山涇陽景逸
諸先生之學潛修默證而勿啟門戶之爭斯言也其仰止
之要歸與賈子以書來屬爲之記敬書此以復之

重修詠烈堂記

顧光旭

吾邑秦淮海先生祠在第六箭河上金匱山之右中有堂
顏曰詠烈明長洲文文肅公書也秦氏自毘陵遷無錫傳
十餘世始爲祠祀先生於中而配以抱拙修敬卑牧中齋
諸先生同邑邵文莊公爲之記厥後代有賢哲以次增補
俎豆秩然而閱世寢遠堂日就圯乾隆乙巳先生後裔因
堂之舊撤而新之庀材鳩工堂之規模視昔有加旣成屬
光旭爲記予觀先生生平及所以有祀於吾邑者文莊記
之詳矣而獨於斯堂之新竊有感也古之所謂賢人君子
其能推於當世而不朽於後世者惟其人之自爲之若夫
後之昌大顯鑠則固有天焉而不敢必也先生當建中靖
國初罹黨禍流離竄逐以死此豈嘗自意後之昌大顯鑠
遂至是耶然其子孫保世以滋大瓜瓞之盛甲於吾邑蓋
天將使夫有志之士知所視倣升其堂想其言論丰采低

徊眷慕而不能自己也又况其子孫繼繼繩繩世濟其美者哉在昔斯堂之作其子弟肄業講習其中近且置田以贍其族人將教養之澤並隆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莫大乎是固不可以不記也光旭之居鄰於祠恒仰先生之餘徽與配享諸公之風槩今又適逢堂之成乃不敢以不文辭謹泐數語以誌秦氏之能弗替其先與光旭平日景行之志云

重修尊賢祠并增祀梁鴻議

秦瀛

尊賢祠者舊在惠山之二泉亭上始為陸子祠又為三賢祠蓋湛長史挺李丞相紳陸桑苧羽三人也明正德七年文莊邵公寶增祀無錫令焦千之御史錢顛先淮海先生觀尤文簡表處士倪瓚義士張翼中書舍人王紱為十賢堂堂成爲文以祭以爲諸賢於惠山或歿而葬或生而遊非是雖賢弗與也嘉靖末又增祀先貞靖先生旭及文莊公而惠山故有三孝祠者祀南齊華寶薛天生劉懷允亦并移祀焉爰易今名曰尊賢祠自後以次漸增多倍於昔卽今祠內學士華察以下凡十二人是也嘉慶丁巳瀛過斯祠寢就圯謀新之會有官事不獲已未從父都轉公以書來乃鳩斯祠後裔之同志者三數人捐金庀材而都轉公在籍實督其成工既葺瀛議進梁伯鸞鴻以補祀典之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闕議者曰子之修斯祠也重祀典也方文莊建十賢堂自
劉宋以來落落此十數人義固有取也後人不能通知其
義而踵而增焉非文莊志也如以祀者爲皆賢與則邑之
賢哲與夫賢令之吏斯土者自有學宮之俎豆在盡入之
則瀆不盡入之則漏於義兩無當也瀛應之曰唯唯雖然
君子之於人也善善則從長惠山之有斯祠善善之義也
前之人旣已祀之而吾從而進退之微獨見撤者恐傷其
後人之心且非君子忠厚之道也夫祀典之設其始未嘗
不致其詳慎而及其旣弊則出於子孫崇奉之私者有之
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苟非其人雖列於祀典而不能無

議其後此卽人心之同然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
有其舉之莫或廢是非大有背於公議因而仍之可也議
者又曰三孝子之祀也華固邑人而劉薛則郡人也祀之
何居瀛又應之曰唯唯無錫統於常郡者也劉薛兩孝子
又與華並旌則祀之無害乎義也議者又曰子於斯祠旣
槩仍其舊矣而獨進梁伯鸞何也伯鸞史但紀其適吳而
其居無錫無確證文莊遺之而子進之亦有說乎瀛應之
曰唯唯伯鸞之適吳也梅李之鄉舊稱句吳無錫非吳地
耶鴻山雖皇山之譌而山有梁鴻井梁溪又舊傳以伯鸞
隱居而名禮以義起則祀之可也鄉賢名宦皆有瞽宗之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祀惟流寓缺焉今進伯鸞與湛陸並祀宜亦無戾乎文莊之意者也僉曰然遂具書之勒祠壁祠今距二泉亭百武許非陸子祠之舊且非十賢堂之舊矣而區區補葺並爲是議庶後人毋更妄有增入以貽有道者之譏焉

報忠祠記

秦 瀛

雍正中

詔建忠義祠於縣學無錫之入祠者三人嵇永仁秦華鍾張令憲皆康熙間先後殉閩粵之難者也惠山尊賢祠左別有報忠祠者創自顧副使鏞卽儲貞義福祠增入數賢祀之乾隆丙申我

高宗純皇帝褒錄勝朝殉難諸臣吾邑自華吏部允誠而下凡得八人

賜諡入祠有差甚盛典也嘉慶己未從父都轉公與余議修尊賢祠而及斯祠余曰祠之所及者儲貞義以下葛桓施武陸士隆曹懷楊淮張選華允誠龔廷祥孫源文秦華鍾張令憲凡十二人今勝朝殉難諸臣錄內已祀者三人華允誠龔廷祥孫源文未祀者六人王孫蘭施召徵過俊民顧杲嚴紹賢允誠從孫尙濂皆不可不與於祀典者也抑吾邑忠義之士自漢虞俊以來多列於瞽宗之祀而有明一代以直諫及殉節著者如前數人而外尙不乏賢鄉

賢祠及忠義祠皆闕焉其曷可無祀爰議進李孟善張文
煥吳肇徐弼沈宗葛昊華鑰華白滋堵允錫何以培許學
秦廷珪又得十二人其既列於瞽宗之祀及有專祠者弗
與何也懼其贅也其列於瞽宗而先己並列於斯祠者仍
之何也不敢撤也議既定遂請於督學使者嘉善錢公樾
檄縣舉行并爲記之

重修關帝廟記

秦瀛

神廟在無錫縣城內崇安寺大殿之西偏明萬曆中先八
世祖舜峯公建也初建時猶襲宋封稱武安王天啟二年
加帝號逮本朝秩祀益隆今其地析隸金匱縣大夫以

春秋襄事於此而吾家歷二百年皆以世所傳神誕日集
子姓釀金致祭妥靈揭虔至於今無廢嘉慶五年冬瀛自
浙江朝覲入京師還過家謁神廟廟故陋又久不修椽棟
且腐敗方謀新之無何移官湖南而從父都轉公書來言
工甚亟遂蠲白金七百兩有奇乞都轉公主其役恢拓前
制堂階崇嚴孔碩孔固不三月事竣時嘉慶六年八月某
日也神忠義神武英爽於燦廟而尸祝者徧天下固不繫
一隅裡祀爲重輕惟聞我舜峯公之罷楚撫也屬吏衡州
府同知沈鈇劾公贓罪公以是被譴既歸建神廟自陳冤
狀其後鈇獲罪相傳周將軍見形其家嗣幾絕而公後蕃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熾甲吾邑殆神之昭應如是竊謂見形之說近於不經獨
公之有後則理固有然者世嘗疑君子宜有後而或不必
有後蓋自古貞臣烈士人雖歿而名不朽則俎豆胙饗卽
不啻其苗裔之延於世惟夫功德在人而轉冒不韙之名
不能見暴於天下則天必陰爲佑之使其後人章徹於時
而卒大白其先人之隱公撫楚嘗以荒政活數十萬人見
全楚奏議武昌郭文毅爲之序今其事楚人無有知者而
沈鈇誣公疏載衡州府志瀛來衡湘始告於吾祖之靈撤
而燬之而神廟適於是時落成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是豈非神鑒公之冤若有默相於冥漠之表者與工旣
竣謹書此以鑿諸樂石俾後之人知公誦於生前未嘗不
信於身後而獲佑於神者必無獲罪於天吾子姓報答神
庥無有攸斃亦可廩廩於天人感召之理也已

范文正公祠堂記

秦 瀛

文正范公居吳郡公祠在吳肇惟皇祐有褒賢顯忠之碑
康熙中

聖祖仁皇帝南巡狩

親灑宸翰賜濟時良相四字匾額於爍照耀日月同光無
錫之有范氏蓋自元時州教授拱與其兄搢始遷無錫拱
後之居天授鄉堰橋者曰安義以康熙三十九年卽其地

建祠祀公有司春秋致祭置祠田若干畝安義孫振及今世守之張文恪嘗爲之記而其族有以天授鄉距城遠又於乾隆五十年裔孫章輅等購地惠山之陽築堂三楹中奉公像而以忠宣兄弟四人配並於堂後築室奉其始遷之祖亦置田供祭自是公有新舊兩祠而新祠在惠山余以事至山中常獲瞻拜焉嗚呼公之薨距今七百餘年支分派別其子孫自吳郡遷徙他處者所在多有本朝之初文肅以佐命元老發蹟瀋陽忠貞繼之後先趾美其後累有官九列者無錫范氏雖未顯於時而能以詩書世其家講明於孝弟忠信之行余少遊鄉校范氏之挂諸生籍者余每與遊處皆不幸偃蹇以歿今太學開周詣余丐爲祠堂記自茲以往保世滋大用鳩厥宗其在范氏與余嘗讀公文慕公之爲人先憂後樂竊有志而未之逮碌碌數十年無所比似侵尋白首將與草木同腐爲公祠記亦滋愧矣

重修松滋王侯祠記

秦瀛

明嘉靖中海內無事而倭夷孽芽其間蹂躪江浙所至鼎沸攻劫名城百姓魚爛而無錫孤城獨完則松滋王侯之功也無錫故壯縣經元季兵燹城廢久不治侯莅境召邑之父老而議從事焉或難之侯持益堅且督之急閱三月

工竣而倭猝至知城有備不敢窺而義士何五路等爭先禦寇多以身殉倭遂退當是時倭勢方張百里之內烽火震驚吾民賴侯先事而爲之防登陴乘障寇至無患民之於侯其所以報侯者宜何如哉侯祠在錫山之麓繡嶂街之西創始於萬厯之季蓋忠憲高公鳩貲成之而陳筠塘先生建兩廡以祀何五路等三十六人久之祠就圯華徵君劔光以乾隆十六年嘗加繕治規制庳陋非復舊觀無何徵君歿積數十年榛莽塞徑荒穢滿目會余歸自湖南見而傷之爲倡始集貲葺祠宇三楹廓其門亦三楹屬女夫施會培經理之而兩廡以費絀未及築遽有粵東之行

近年曾培書至請記重修歲月會培書至請記重修歲月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如侯者誠爲無愧焉會培書至請記重修歲月清釐田賦除積弊之爲民病者此於侯爲小節余嘗聞時有東海防同知張士楹者松滋人余詢以侯之子孫不甚顯而其功赫然在人耳目至今社而稷之謂非侯之有以自致而能然與祠經始以嘉慶八年九月落成以九年三月何五路等姓名書於木耐祀云

重修高子水居記

秦瀛

無錫五里湖之濱有屋數楹飛樓翼然背山面湖所稱高子水居也高子於明神宗朝官行人以言事謫揭陽典史

歸卜築於是餘二十年始出歷官都御史復歸歸而遵魏
闈之禍投城中止水死方高子之居水居也嘗自爲水居
及可樓記讀書講學以其暇爲詩吳下詩人如歸季思吳
子往輒擢扁舟過訪流連唱酬高子造詣益深平生學問
得之水居者爲多古君子抱道蘊德山水林壑足以寄其
仁知之樂蓋出不徒出處不徒處皆不敢苟於其道故卽
其藏修游息之地亦有非偶然者己高子歿水居寢廢雍
正初華劍光先生偕高子從孫紫超氏修而復之先曾伯
祖南沙公爲之記而金壇王虛舟吏部楠高子水居四字
於門嘉慶五年冬余自浙江入覲還過家弭櫂於此距雍

正初重葺時又七十餘年棟宇傾敗越二年歸自湖南高
子裔孫厚請於余乃諉諸無錫金匱兩縣大夫疏告同志
共蠲錢若干緡乃坊乃飾旣斥旣治經始以嘉慶八年三
月三日逾月訖工督斯役者高子族孫際泰也水居之制
高子記中未詳都不可考今因雍正初重葺之舊樓仍曰
可樓高子志也堂三楹顏曰水哉軒仍揭虛舟吏部書於
門門外爲月坡歲久圯裂費絀未及修前後方池擬植荷
芰其中爰記之泐石陷諸壁且歌以落之歌曰湖之水洋
洋兮思古人兮不見繫萬古兮茫茫羌登樓兮四望悵獨
立兮徬徨

同仁堂記

秦瀛

仁者人也博愛之謂仁推愛人之心而行之各得其宜卽爲義先王於人無不愛由是施之於政而敬老慈幼拯孤恤寡皆有以養其欲而給其求顧自井田法廢任貧任富而生人之道苦治天下者未嘗無仁政之施而特不能以徧暨於是士大夫好行其德設法倡義以矜其鄉閭斯亦古者睦婣任卹之遺而仁人之心所旁魄流衍者也吾邑故有普濟堂在控江門外邑中過氏所建其他善舉每歲鳩貲集事歷久寢廢嘉慶二年余叔氏都轉公歸自浙江首緝千緡偕同志諸君與華君雨棠議於金匱縣城隍廟

之東偏購地築室曰同仁堂供華佗像施藥其中堂之西有育嬰堂亦屬焉堂成或捐金捐田或捨屋宇其貨於市者日輸其贏累積之歲可得五百緡又置常稔田若干畝納租房屋若干所最後則於北郭外之茅金浜構屋二百餘楹往來商估貯貨於此取其息以助厥費由是授衣施糶有資寒暖膏火有藉棲流有所月有報歲有冊繇縣大夫以聞於臺憲繇臺憲以達於部且夫天下之力成於萃而毀於渙天下之財遜於私而普於公惟不自私其財而後澤孚於眾其利能及於人人斯舉也余叔氏倡之同邑諸君佐之十數年來雨棠以一人主堂事條理悉具會余

年金匱縣志 卷三十六
自京師謝政歸雨棠以記文爲屬且曰堂雖成待施者日眾需費益效尙賴好義之士增益之以期於久大是不可無文以勸來者爰推先王施德行仁之本與夫士大夫好行其德之旨闡明以著於篇施舍姓氏別書於珉

畝賑法

齊彥槐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安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與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無業之貧民而不及有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資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飢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

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旣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捐者多今也定爲量賑之法以各量所捐之錢各賑本量量有貧富以富量之有餘協濟貧量之不足令量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量飢口若干捐銀若干數協濟若干數

各書一榜於其量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遲疑不捐者無所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恤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矣是說也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爲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閒爲粥以賑城鄉設厰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飢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若古哉賑旣畢尙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餘錢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

之上游以所餘錢畱為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為成書用垂永久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之殷富之力也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則畱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請革現年敝政略

鄒鳴鶴

按錫金兩邑田多大戶派當現年總甲一節乃沿明世糧長弊政流毒至今通省各屬禁革獨錫金仍舊相沿而吏胥肆虐一切苛派日甚一日大戶賠累不堪仍遭嚴比破產傾家縷指難數此皆不可不革之實情蒙示在京時候葉唐少宰業已陳明無容再述惟以閣下念切民瘼垂詢諳諳尙有不能不續陳者查戶部則例等書開載總甲一役均由各里士民公舉點充從無強派田多大戶充當之文此役實係顯違 國制法所當革且歷奉于清端公湯文正公岳中丞諸名臣特示禁革載在通志刊立碑文鐵案炳炳理所當革以理所當革法所當革之事重以關係民命又為情所不可不革乃十八年李署司詳院飭府示禁百姓已慶更生而金邑李前令等阻撓有術竟不顧情

理法之平而忽然中變者總以關係錢糧四字最易竦聽滋惑也試思關係錢糧與關係民命較孰重孰輕

聖君賢相賢大府在上斷無顧錢糧不顧民命者大義炳然無容置喙且顧民命仍顧錢糧理有相因不相妨者錢糧出於田畝完於花戶催於糧差及區總等人今卽革去現年而田畝自若也花戶自若也總甲不過改強派爲公舉而總甲自若也總甲領同糧差等人催辦自若也根田完賦按單限追通省令甲具在錫金民情又素謹愿孰敢抗孰肯抗者平心論理實無格礙此錢糧可顧者一也乃有爲之說者曰大戶中戶有身家小戶亦有身家有身家者無待現年催辦自能完糧惟荒坵屋基舊塚等類畸零之地其糧無著無著者催追無效責令現年墊賠以其有身家也若公舉之總甲力難賠墊豈非去民累貽官累乎不知無著之糧不過百分之一分而此一分者既有此荒坵屋基舊塚畸零之地在根地尋戶根戶追糧無不得者卽使根追不得尙可議豁議攤議官種設法變通辦理何致貽官以累官亦何肯坐受其累且此不過百分之一分也一分中尙可使無著歸有著也則錢糧可顧者二也乃小民私願則更有進者細繹李前司詳文以現年禁革後不得公然議及津貼是蓋痼癩念切恐津貼仍舊累民

也實則小民畏當現年如畏猛虎虎害既除小害在所不計且所甚願今雖易強派爲公舉而總甲自若也總甲有應辦之事卽有應付之用其事不止催完錢糧而錢糧其大者其用卽不致再賠無著錢糧而養差領催其大者自應按區之大小事之繁簡每畝酌貼錢若干彙總濟用小民出錢以免役總甲及區總等人受錢以應役錢出自現年一人則用專而家必破錢出自各甲各戶則人多而勢以均均則易集均則無怨而又爲之限其數去其冗以足敷諸用爲主乃於公事實行可行而可久如此尙何致錢糧有碍乎此錢糧可顧者二也有此三端錢糧之必可顧

彰彰矣乃十八年阻撓百出者均以關係錢糧撓不己何也蓋此心以民命爲重則必欲禁革而猶慮禁革之稍有格礙則百計以祛其格礙而公私交盡之慮同此心不以民命爲重則一意阻撓而猶慮阻撓之不足聳動則百計以資其聳動而藉口錢糧之說起藉口錢糧則無格礙者直以爲有格礙矣小有格礙而可以措處者直以爲無可措處矣常屬無現年通省皆無現年而錢糧皆完何獨錫金兩邑乃必恃現年大戶催追得力耶若曰現年大戶力能墊賠年清年欸勝於他邑他策是卽明世糧長催追損下益上擇肥而噬之意斷非

聖世所宜行且為

聖世所嚴禁者安可恃為良法而況他邑他策儘有催追得力者乎嗟乎錢糧固重民命尤重兩邑畸零難完之錢糧甚微兩邑朘削日甚之小民太苦執積弊為舊章甚至堅持弗變視救民為多事或且肆口相譏不恤民瘼之咎猶顯力阻善政之心難誅十八年已事昭昭然也是在主治者之神明果斷令出惟行矣少司寇秦小峴先生官溫處道時革除莊長一役僚屬徇庇胥吏百計阻撓正與十八年情事一一脗合小峴先生與于湯岳諸公先後一揆毅然禁革浙民至今尸祝謹奉上原稿一本伏乞垂鑒而

採擇焉合邑蒼生幸甚

無錫非漢縣論

周有壬

無錫縣始見於漢書故元和郡縣志指為漢舊縣陸羽惠山寺記亦有漢興剋為無錫縣之語余謂無錫實秦縣非漢縣也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各以縣屬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註云秦置註秦置於郡統乎所領之縣而言之也又河南郡下註云秦置而所領之新城縣下則云惠帝四年置潁川郡下註云秦置而所領之密高縣下則云武帝置南陽郡下註云秦置而所領之冠軍縣下則云武帝置可見郡由秦置其屬縣之由漢置者必註出以分別

之明乎其為此外之同郡各縣皆秦置也無錫縣隸會稽郡郡凡二十六縣惟毘陵縣下註云舊延陵漢改之是秦郡所領之縣有漢為改名者史志且有註明無錫縣下既無漢某帝某年置之文其與郡同為秦置無疑余又考吳縣置於會稽置郡之時而毘陵舊稱延陵見於史志無錫介於其間既未併於吳縣又不附於延陵非別為一縣而何越絕書載春申君時立無錫塘治無錫湖無錫之名本非起之於漢而況秦伯都之於前黃歇城之於後秦不於此置郡必當於此立縣向以無所引據未敢斷為秦縣今卽史志反覆尋繹而後知縣為秦置註義甚明以此類推

恐紀載之以秦縣為漢縣者不獨一無錫也漫論數言以質之考方輿者

錫金水利條議

薛湘

興錫金水利之法四有宜除者有宜築者有宜堵者有宜浚者興錫金水利之說亦四有為濟運者有為駟遞與商旅者有為城池有備無患者有為溉田卽濟運與通商者錫金為蘇松咽喉常鎮歸宿水利蓄洩專藉太湖太湖瀦錫金之下故他邑之水皆自上而下錫金之水有時自下而上治之之法不外河道寬闊圩堤堅固激則殺其勢迂則浚其流然後遇澇則內水易洩百姓免其魚之患遇旱

則外水易入三農無宅艸之憂至於利漕渠集賈舶濟池
隍尤利之明效大驗也今日之水利宜除者或壅之宜築
者或瀉之宜堵者或決之宜浚者或淤之水利廢而水害
集不能不高目而憂也爰粗條之以俟留心水利者一溪
河漁池宜除也治水之法疏其來源卽以通其去委湖水
一由吳塘門過長廣溪入五里湖歷南橋柵至仙蠡墩一
由獨山門會浦嶺門支流入五里湖歷大渲港達溪河至
仙蠡墩然後兩支會而進西定橋直下西弔橋必須上流
河道寬闊然後下流可資浸灌而利漕渠是溪河者運河
之門戶也查定例溪河永禁陞科故溪水汪洋最狹處廣
十丈餘嘉慶初居民在溪僭築魚池日增月盛層疊填壅
阻遏水源僅賸三分之一嘉慶十九年邑人歷控府案委
宜興縣丞及錫金兩學往勘將阻塞爲患之蟹墩盡行挑
毀其壘出新池亦俱拆改收進其餘豈鳳鳴大四在歸王
八號共池七百餘座若一概拆除未免紛擾其實在有妨
水道者飭區造冊繪圖拆除具結通詳立案歷時旣久故
智復萌續增壘出輒藉口陞科以小利而養大患不知沿
溪陞科止一百十餘畝以每畝折平田三分八釐八毫計
之不過歲漕三石餘條銀五兩餘耳而池戶占去河面統
計六七百畝河身旣狹湖水殊難暢行一遇曠乾何以濟

運一遇水潦何以瀉水此昔人所謂治運河必先治太湖治太湖必先治溪河也爲今之計莫若除漁戶之賦盡復故道若憫其失業酌改爲蕩而後通郡沾溉湖水矣此爲濟運計者一也一沿塘堤岸宜築也吾邑自黃埠以歷潘葑而抵洛社五牧迢迢數十里向有石塘以便駟遞年久坍塌石堤瀉入於河夏秋湖水稍溢馬不能進則必設水遞以代之錫金地當孔道往來絡繹而居民挽舟負販者由水中約略而行深處過其胸腹淺處亦及股際其爲民患甚大且外塘不築則內塘之田多被淹沒後祁村龍塘岸俱患低窪潦歲輒憂陷溺爲今之計莫若通飭隨地居民於農隙挑運板泥堆積堤岸一以保自己田畝一以便行人跋涉其稍遠者略出募貲先撈出堤石置諸內堤俟外堤積高然後於內堤重建石工則一勞永逸矣此爲駟遞與商旅計者二也一顯應石橋宜堵也湖水自西定橋直趨弔橋波流甚屬惴悍覆舟隕命者每歲屢見所以昔人於太保墩截斷顯應橋令之分入城中一以通城中水道一以殺全湖水勢真兩便之利也嘉慶十九廿四兩年雨澤稀少赦犯支浩明糾眾妄開斷絕城中水道大爲城池之患脫有不測火災及之豈不可虞而紳士之與爭者鄉人輒以科名形勢薄之夫科名小數也城池大患也且

堪輿家言何足憑信惟城中炊汲大可慮耳幸今太平無事去顯應橋面而築長壩以捍上水則弔橋以北不至衝急太甚脫有亢旱城池有備無患矣此爲城池計者三也一蠡河諸瀆宜浚也金匱秦伯鄉毘連長洲以蠡河爲界其運河西南塘岸向有楊家橋地屬錫邑通太湖之水直衝蠡河旱年藉以濟運兼灌蘇屬之田水年則分洩三坦蕩漕河出常熟境以入於海此河一通有利無害此河一塞有害無利積年旣久口塞橋圯竟成陸路是以景雲秦伯兩鄉之田十荒八九至道光三年大水湖流不能東注但由通湖橋流入運河直趨許墅下流暴漲不免湮及長元兩縣田廬近則通湖又塞波流峻急居民深以爲患且蠡湖爲常昭漕運要道無論水旱皆宜通達今兩鄉之田日瘠日荒居民日窮日促宜令該鄉之民自行挑濬復其故道重建橋梁不特有益本境兼能暢濟漕渠洵公私兩便之策也此爲漑田卽濟運與通商計者四也

折漕變通議

秦緝業

竊惟江浙漕務之本折兼收由來舊矣然小民便於本色不便於折色以田之所產者米也非錢也自經兵燹漕倉大半毀而未建乃專收折色亦不得已之所爲耳記道光咸豐年間完漕一石蘇松則折錢六七千常鎮則折錢四

五千此就民戶而言紳戶則有強弱多寡之不同於是抗
欠包攬無所不有而漕政之弊極矣幸大難既平與民更
始非但額徵多所輕減而且嚴禁官吏之浮收定爲徵十
加三紳民一律而折價則每石四千五百文意美法良官
民兩便莫過於此然米價有時而貴賤其上下至一二千
若永以四千五百爲準恐米賤則病民米貴則病官其勢
亟亟不可以終日方上年奏定時石米三千有奇以四千
五百計之適合加三之數誠爲權衡至當今年秋收中稔
米價不過二千餘文若仍照上年折價則不啻倍而且過
之矣聞近又援半本半折之例核減三百爲四千二百外
示體恤實已倍收民有米而輸錢官又收錢而解米往往
假手於人包辦包解每石合錢二千八九百文而一切經
費已在其內是仍餘一千三四百也所盈若此尙得謂之
不浮收乎 朝廷減之州縣加之尙可謂之眞減賦乎其
以前蘇松折價本重固不止四千五百常鎮折價本輕至
多亦不過四千二百況蘇松尙有有倉州縣不無本色可
完常鎮盡屬無倉州縣必至全歸於折豈非常鎮之苦尤
甚於蘇松耶某錫人也不知其他卽以錫金兩邑而論田
之荒者半熟者半熟田納租畝不過五斗值錢千餘而完
漕六升合錢二百五十有奇已去其四之一矣大戶或精

無金金匱原元 卷三十一
貨殖不專恃田且聞有以米作價二千五六百強納諸官
或爲之包解者於四二之內尙便宜數百文至於小戶田
止數畝以至數十畝終歲勤動本不足供八口一年之食
折漕旣無現錢勢必舉其日食之米而賤售之且近來小
錢通行到官必多挑剔石米二千數百者不能得通足制
錢二千折耗尤甚恐此輩完漕之後小則號寒啼飢大則
賣男鬻女有不可問者矣薄稅歛均紳民乃二百年未有
之曠典不意實惠未能及民適以飽貪吏之欲壑可不痛
哉然四千五百之數果能一成而不變猶可言也今因米
賤而減三百他日必因米貴加數百彼州縣固有所藉口
矣若竟不加而米價至四千以外則經費一無所出州縣
豈能毀家相効必至誤漕而後已則又所謂米貴病官者
也如是而尙不思所以變通之可乎其變通奈何每完米
一石外加千錢以津貼經費卽不得已而改折仍照時價
合算毋許稍有參差而千錢之津貼如故官亦綽乎有餘
矣然辦漕終以本色爲正無倉州縣宜速令建倉卽不開
銷 國帑民捐民辦亦所甚願此誠今日之急務也或曰
折價之爲四千五百業經前撫奏定勒石豈可遽事紛更
不知事果無損於國有益於民卽朝令暮改亦不爲過與
其膠柱而鼓瑟何如改弦而更張是在關心民瘼者體察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八
之而已

王紱溪山漁隱圖卷復歸僧寺記

秦細業

前明洪武間惠山聽松庵僧性海嘗編竹成鑪以煮茗王
紱爲之繪圖賦詩後鑪壞更製而紱圖亦亡迨 國朝康
熙年內閣典籍顧貞觀得於納蘭成德所復歸諸庵及
高宗純皇帝南巡數幸庵中

賜以竹鑪山房額乾隆四十四年冬無錫知縣邱漣攜卷
至署重裝燬於火事聞

御筆補圖竹鑪仍仿王紱筆意竝取 內府所藏紱畫溪
山漁隱圖償之與諸臣賦詩紀事題其上卽是卷也自後

庵僧每出竹鑪及畫卷誇示游客薄海皆知傳爲盛事咸
豐十年粵寇邁亂錫城淪陷竹鑪山房旣毀諸卷亦散失

同治三年

臣細業得

御筆圖卷於上海時縣城雖復聽松庵一片瓦礫基址僅
存未遑興構越明年卽就惠山寺故地建淮湘昭忠祠而
竹鑪山房遂不可復問矣然

天章宸翰終未敢私藏諸家會黃埠墩僧舍落成因付住
持^臣華翼綸復出其所藏王紱畫竹卷以補其缺而漁隱

卷已不知流落何所不無餘憾焉又數載^臣族弟恩延始
見是卷於洞庭山人家以重價贖之歸亦不敢私爲己有

也擬併歸黃埠墩僧舍俾臣記之噫煙雲過眼書畫之常一經易主莫可踪跡而古人筆墨自有真氣流行恐非後世所能撫仿況是卷前追吳鎮後啓沈周九稱絕筆乃既失而復得之不可謂非幸事至聽松庵自有唐迄本朝興廢不一無難復舊今顧并其基地而亡之千餘年古跡一旦蕩焉泯焉殆亦有數存乎其間耶雖收藏得所易地皆然終非

先皇帝巡幸賜圖之意安得有賢有司及地方好事者復構斯庵複製斯鑪庶幾頓還舊觀乎卷首有御題同治十一年仲冬月鹽運使銜浙江候補道臣秦細業恭記

無錫立學設官暨歷朝選舉考

秦廣影

邑志學校之官紀自元初升縣為州設州教授而實則肇於宋蓋宋慶麻時始詔州縣悉置學而無錫縣學則建於嘉祐三年知縣張說其時學無專官知縣兼管勾學事銜見崇甯三年縣尉王相學記碑文知縣兼主管學事銜丞簿尉亦有兼銜見紹興十六年朝請郎李彌正學記碑文而武甯章望之記所謂有先生之室者大都延師課士當嘉祐間有陳郡守襄請顧公臨為主學一書此其證也郡教授置於元祐元年至景定三年縣置主學一員見咸淳志此縣學官師之始而職事位則有五曰正錄曰直學曰

學諭曰教諭曰司計今學有淳祐五禩奉議郎薛師魯學田碑末埵載鄉貢進士司計尤有大錢會龍李觀國唐夫揚侍省進士縣學長直劉當候陳潛王祖洪蔣金極立石一行按司計學長直卽學職事鄉貢進士省進士應已登選舉者而邑志皆無名則非邑人也元設教授外有大學小學訓導各一員蒙古字學教授一員明則縣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均見宏治志此立學後累朝官制也若夫士之升於學者宋沿唐制行科舉元豐改用三舍法宣和癸卯復科舉常州郡定解額四十有三名江陰軍分其九紹興丁巳添流寓名二遂以三十六人爲額見權晉陵令張貴

謨記貢院舊以郡城中永福寺爲之後在子城本漕司監糴料官廨監試主之考試位有六廂封謄錄對讀皆有所永福寺壁有監試通判軍州事朱發題名元代間有科舉屢格不行及明舉應天鄉試而常郡無定額矣至於學中取士宋制大縣初以五十人爲率後乃以三歲應試多寡計之無錫宜增給百人以百五十人爲率亦見王相記元設江浙儒學提舉專教事見至元六年李臺山撰提舉余公興學記余公名謙字德鶴又見至正二年孟潼撰重建州學記有提舉黃潛篆題碑今在縣明設提學副使始以歲科兩試取士入學 國朝簡任提督學政自康熙二十二年停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止納生後額取文生十五名三十八年大縣增五名六十年又增五名雍正四年析金匱縣無錫十二名金匱十三名別有撥入府學者 特恩廣額不在此限嗟乎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唐及宋初皆取詩賦後用經義迨明以四書文取士我朝因之而詩賦經義亦在所尚今士之遊於學校者日眾師儒之官未嘗乏人而造士之法不講此豈朝廷建學之意哉

重建高忠憲公祠記

秦賡彤

錫邑先賢高忠憲公爲有明一代理學名臣不幸丁明之衰罹閹之禍思陵踐阼首加褒卹建專祠於惠山之麓延入本朝列在祀典乾隆二年奉

旨給帑興脩蓋所以崇先賢而維風教也咸豐庚申之亂祠宇毀廢略盡大門以內僅留堂之西偏一楹以奉木主春秋享祀俎豆不光同治甲戌金匱廖侯綸甫下車謁公祠景仰之下謂不足以妥公靈詢公嫡裔無存而支裔多單寒力不能贖金重建乃謀之都人士偕錫邑陳侯以垣集議於公當日之東林講舍余曰此先賢祠也凡在後學均當量力輸貲以申瓣香之敬雖然請勿濫勿強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同聲者罔弗應也非同氣者宜無求也僉曰然於是兩邑侯捐俸金爲之倡集縉若干卜吉興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工俾高氏子姓董其役經始以是年八月期年告成自是
公祠巋然公之靈以妥而後學敬奉先賢之意亦稍申矣
竊常論之凡事之成有天有人當建祠集議之初工鉅費
艱或且有異論撓之者而迄觀厥成何哉昔我夫子釋大
有上九爻義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忠憲之賢信之一邑信之天下信之
一時并信之萬世宜爲人之所助而助之者其事順故人
之所助實爲天之所助是人事卽天事爰辭所謂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也余因反覆於天人之故而歎是役之成也
爲有合乎尚賢之義而得天祐焉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一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八終

